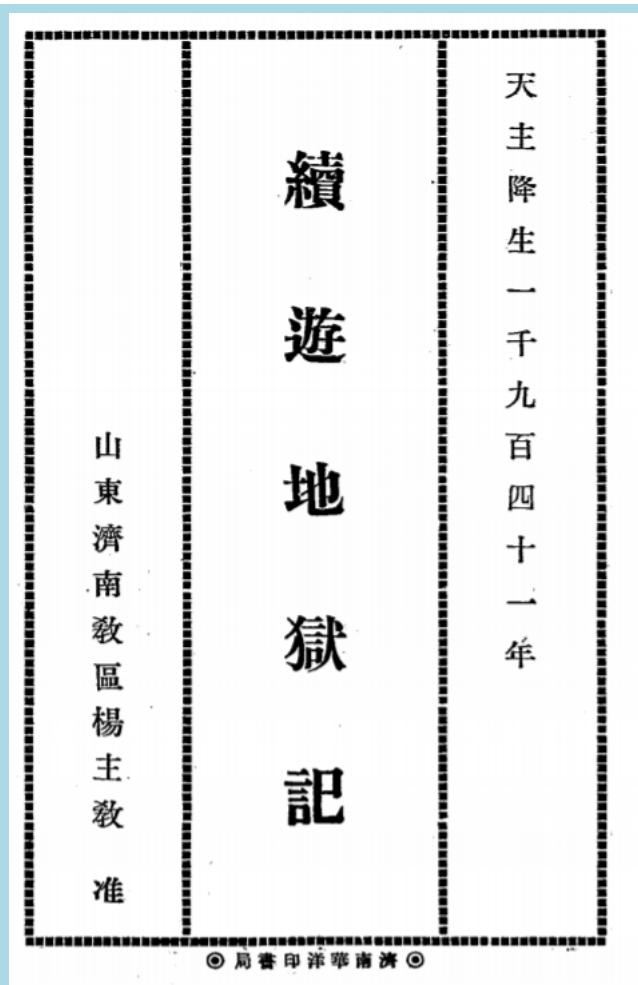




第一回 胡模范讲道

人心本无定 时时能变迁
善人能变恶 恶人能变善
苦海虽无边 回头即是岸
若能革前非 即能成圣贤
昔日胡大闹 今成好模范
留下这本书 世人做样看

诗词勾开，书接上回，且说胡大闹，自见地狱之后，回到世间，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即痛悔改过，热心事主，全守十诫，恪遵教规，又做很厉害的补赎，夏天跳在火里烧着。冬天跳在水里冻着，卧薪赏

胆，劳心焦思，朝虔夕惕，不遗余力，家中之人，亦都回头，恪守教规，热心事主，从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全家翁和，竟成了一个圣家了，人见胡大闹如此，就给他改了名字了，不叫他胡大闹，就称他为胡模范了。就是解说好教友，立好表样的人呢，这胡模范做很大的补赎，别人劝他说，你何必如此克苦自己，未免太过了，他答应说，你们是未见地狱，若是你们见了地狱，恐怕比我做补赎更大了，这世上的苦，比地狱的苦，不算苦了，把世上万苦万难，比不得地狱然毫之苦呢。他又想起在地狱内高山上，写的那张字据，立的那筒大碑，原是许给天主。回到世上痛悔改过，救己灵魂，也要多讲道理救别人的灵魂，他如今要践前言了，要还前愿了，就讲开道理了。

胡模范大街以上把话云 尊了声众位乡亲您听真
人在世要紧之事惟一件 就是那恭敬天主救灵魂
人在世也有恶来也有善 到死后天堂地狱两下分
行善的死后升天永享福 做恶的死下地狱苦无滨
这天堂真是有来真是有 这地狱真果真来真果真
我亲自到了地狱看一遍 我岂能架空捏造胡弄人
地狱内什么刑罚也都有 地狱内罪恶刑罚都相称
地狱内受罚之人无其数 魔鬼们那个模样嚇杀人
好一似海崖秒土无其数 好一似鱼在水里乱粉粉
劝众位速回头来速改过 快快的恭敬天主要热心

且说胡模范在那大街一上，劝勉众人说，人在世上要紧的事惟有一件，就是恭敬天主救己灵魂，人在世有做恶的，有行善的，行善的死后升天受赏，作恶的死后下地狱受罚，这是一定不移之理，这地狱是真有的，是我亲眼见的，我岂能哄骗你们么，那地狱里什么刑罚都

有。厉害无比，是眼未见，耳未听，心里想不到的，那些魔鬼狰狞怪状，真是嚇人，那些恶人像貌凶恶，好不怕人，魔鬼多的无数，恶人也是多的无数，比那天上星辰海崖上的砂土更多呢，真是嚇死人也。劝你们众位，都要痛悔改过，热心事主，恪守教规，救己灵魂，以免死后地狱永苦呢。这一席话，说的众人个个伸舌，人人担惊，其中有奉教的，有未进教的，那奉教的听了此言，人人害怕，冷淡的热心了，热心的更往前进了，那些未进教的，有信的有不信的，还有半信不信的，就又问模范说道，你还看见什么来，模范说，老兄雅言，听我道来。

前几日圣诞瞻礼半夜中	众教友都去进堂都念经
独有俺一家人家贪睡觉	惹恼了我那三子胡修灵
回家去连吵带闹带跌脚	你看他么么喝喝不住声
凭着这圣诞瞻体您不过	您这是要去下那地狱坑
那时间我听此话心好恼	一阵子气的我就发了疯
我就说死后必然无地狱	我未见死人扛枷受苦刑
我问你地狱倒是在哪里	须要的教我老父看分明
倘若是不见地狱我不信	倘若见了地狱我信承
不料想天主立刻就罚我	差魔鬼把我拉到地狱中
到那时我方睁眼闪目看	看见了七座大门面前迎
七大门都是高有三十丈	上下的烧得都是发了红
魔鬼们纷纷攘攘来回跑	好一似无有王子一窝蜂
两小鬼把我拉在门底下	倒背手给俺绑上一根绳
你看他单三扣来双三扣	那一扣若是不紧用脚蹬

绑的俺手足麻木不能动	绑的俺浑身上下有多疼
到如今想起这事真害怕	到如今俺的手腕有伤痕
众乡亲您若不信我的话	看一看我的手腕便分明
众人们跑将上去看一看	俱都是张口伸舌吓一惊
都说道他的言语真不错	看起来有个地狱是真情
吓的那众人都有回头意	就说道俺要奉教中不中
模范说苦海虽然无边堰	自用您真心回头有救星
这奉教无论老来无论少	这奉教无论富来无论穷
奉了教恭敬一个真天主	把异端又该弃的干净净
您众位倘若听了我的话	到死后能以逃出地狱坑
一席话说的众人发痛悔	一个家两眼之中落泪横
都说道我们一定要人教	入教的当时就有三十名
胡模范一见此事心欢喜	他立刻就向天主谢恩隆
就说道这件事儿非人力	明明是仁慈天主显全能

且说胡模范对众人说道，前几日圣诞瞻礼，我不进堂，我不念经，俺儿修灵劝我，我只是不听，他说不守规矩该下地狱，我听这话，就生开气了，我就赌气说，没有地狱，若不教我看见，我是不信的，果然天主严罚来到，打发两个小鬼把我拉到地狱中去了，把我绑在大门底下，绑的我手足疼痛，浑身发麻，动弹不动，到如今还有伤痕咧，您不信，您看看我的手腕子，众人往前观看，果见他那手腕子上捆上两道沟，深有半寸，几乎露出骨头来，众皆失色，无不骇然，起头那些半信半疑的，至此也不疑惑了，都说道，果然是有地狱了，现在有凭据了，我们愿意入教，到底入教是怎么样入法呢，模范说，不难不难，就领他们见了本堂神父，神父很喜欢，就给他们记上名字了，共

有三十名呢，神父就给了他们十端经，嘱咐他们学习，神父又同模范说，你好好讲道理罢，天主降福你，模范说，听命听命，我已发了愿了，还能不还愿么，此时天色已晚，过五六点钟了，众人给神父鞠了一躬，又与模范使了一礼，各自散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模范讲道劝化四十人

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

且说胡模范天天在大街上讲道理，那些来听的，也日多一日，他就开口说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教门虽多，只有一真，现如今教门多的很咧，如佛教，道教，回教，无极道，一柱香，白莲教，真是三教九流，数不清的，以致迷了后人的眼，不知信奉哪家的是，殊不知这些教门，俱不是真的，真的教门，就是天主教，天主教以外，别没有真教门了，欲知教的真假，但看他所敬的神是什么，若是他敬的神是假的，他们的教门就是假的，若是他敬的神是真的，他的教门也是真的，别的教门敬的神，都是已亡的古人，并非真神，所以他们的教也是假的，惟独天主教，恭敬造天地万物的真主，就是天主，俗称天老爷，这天老爷是真神，这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可见，天主教是真教了，未有天地之先，先有一个天主，天主是无始无终是自有的，他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为发显他的光荣，六天的工夫造成了天地万物，第一天造了光明，第二天造了空气，第三天造了江海河湖，树木百草，第四天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造了鱼鳖虾蟹，各样飞禽，第六天造了各样走兽，末了造了人，这就是天地万物的来历，世人的根源，天主不但造了万物造了人，又命天上刮风下雨，地上生长五谷百菓，养育

世上的人，人所吃的穿的用的，无非都是天主给的，天主真是造生我们，养育我们的大恩主了，是我们的大父母了，这样的大恩主大父母，我们应该敬他爱他，报答他的恩典才是，若是不恭敬他，那算忘恩负义了，恐怕有人说，我们虽然不奉天主教，不恭敬天主，到底我们信佛教道教，恭敬佛老，还不行么，我答应说，一定不行，这是走岔路了，比方一个为人子的，不孝顺自己的父母，把父母撇了，去孝敬那些行路的人，那算真孝么，一定不是真孝，把自己的父母撇了，真是忤逆不孝，去孝敬别人，那算是走错道了。如今天爷就是我们恭敬的天主，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世人的大父母，可惜世人把他撇了不恭敬他，去敬那些土木偶像，已亡的古人，这不是忤逆不孝么，这不是走了岔路么，真正可惜，真正可叹。

世人不睁眼 真假他不分
不敬真天主 却去敬古人
背源弃了本 负义又辜恩
这个不算孝 算是没良心

说的是世人不明目	好一似瞎子行走扶着墙
凭着自己双亲你不敬	拿着那行路之人当爹娘
你纵然磕些头来下些跪	终究是你不算个好儿郎
拿着那外边之人当父母	枉费了你这一片好心肠
有谁人说你是个好孝子	都骂你辜恩负义丧天良
现如今世上人儿迷了眼	拿着些已亡古人把神当
枉费了又上山来又上庙	枉费了又烧纸来又烧香
可惜你费些心来出些力	可惜你不住脚的瞎胡忙

撇弃了天主真神你不敬 真算是辜恩忘本丧天良
这就是两眼不明走错路 到死后去下地狱苦无疆

这是说的天主是天地万物真主，天地万物的根源，世人的大父母，人都不恭敬他，把他撇了，去敬那些已亡的古人，这不是弃恩忘本，没良心么，须知道天主造了万物，也掌管天地万物，人之生死祸福，富贵贫贱亨通钝塞，都在天主手中，都由天主作主，人在世上敬他，死后他就赏他升天享福。谁若不恭敬他，死后他就罚他下地狱受苦，这是一定之理，是不可疑惑的，前几日我曾游过地狱，才回来不几天呢，地狱的光景，我是知道的，魔鬼把我绑在大门底下，又把我填在木笼里，铁索拴着脖子，差一点没闭死，差一点没吊死，幸亏俺儿小三儿，苦求护守天神，才把我救出来，到如今我脖项上还有伤痕呢，那疤拉还没退呢，众人无不惊语，都说天主是真神，都说真是有地狱，都愿意入教了，当时入教的有四十名，此时天已正午，大众各自散去，模范去见神父。将名字交上，神父甚喜，正在谈话之际，忽听外边有人大声喊道，模范先生在哪里。模范回头一看。不觉吃一大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胡模范舌战群儒

禹闻善言则拜 子路闻过则喜

绿竹称为君子 所谓谦虚受益

诗同勾开，书接上回，且说胡模范天天讲道。入道的甚多，这个信息传将出去，轰动了四外邻村。都来听他的道理，昨天正午模范正

与神父谈话，忽然外边有人大声喊道，模范先生在哪里呢。模范间头一看。并不认识，那人手擎一个名片，走向前来，递于模范说道，你是模范么。模范说正是。那人遂使了一个礼说道，我家主打发来给先生请安，並言明天我家主伴同几个同学，还来给先生请安呢。模范说。岂敢。看了看那片子上，写的是张文远拜，这就知道是熟识人了，明公您说，这是什么人呢，原来这张文远是张家庄人氏，相距胡家庄八里地。自幼与模范同学攻书，也是同科进的秀才，素知胡大闹吸大烟赌钱浪荡脾气，今闻他忽然归正，换了名字，叫什么模范。又闻他讲道训人，甚是怪异，故特前来访，察看虚实，这是先来使人通信呢，模范说很好很好，明天我恭候大驾呢。那人辞去，神父就叫人打扫客厅，拾掇的干干净净，预备接客，一宿无话，到了明日，已牌时候，果然来了，共有八位，俱是衣帽整齐，秀雅文明，不用说都是先生了，头里走的是张文远，模范即迎将上去，开言说道，吾兄可好，什么风吹到这里来呢，张文远说道，特来拜望足下，谈话开心呢，模范说。岂敢岂敢，即将众人让进客厅，依次坐下，张文远说道。我们两个是久交，不必客气了，惟有新来的这几位，大约你不认识，我就给你介解介绍。遂指道，这一位是张士杰，那一位是王廷楷，这一位是李文成。那一位是赵明星，这一位是蒋忠臣。那一位是沈同三，这一位是韩荆州，那一位是杨桂清，模范遂起来，向聚位一辑，众人也还一礼，遂又坐下，即说道，今蒙大众光临，三生有幸了，众人说，岂敢岂敢，我们是陪着张大哥前来拜望足下了，模范说，好说好说，遂献上茶来，吃过三杯，张文远抬头观看，见正面上，悬挂一张全能像，手托舆球，上有日月星辰罗列，两边挂着一付对联，上写着，敬真神可望真福，奉圣教始沾圣恩，遂说道，近闻吾弟日日讲道，叫人恭敬真神，此意诚美，但神道幽冥，难以推测，古来帝王御世，如尧舜，如文武，如周公，如吕望，不过修身齐家，化导百姓，未闻有以神道设教者，且

孔子弟子三千，大贤七十二，亦只讲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礼乐射御书数，及治君泽民之道耳，亦未闻以神道设教也，故夫子不言者，怪力乱神也，吾弟岂未之闻乎，吾弟既读孔圣之书，当遵孔圣云道，今乃以神道劝人，日施宣讲，哓哓不休，是何与前圣反背也，岂非南辕而北辙乎，是愚兄所不解也，愚直之言，幸勿见怪，模范听了。暗自说道，张文远是个有名的秀才，若不难倒他，何以能说得别人呢，遂说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夫文武之道，未尝不以神道设教也，吾兄自不察耳，大雅篇曰，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者即天主也，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即是说，人得罪了天主，祷告别的，是不中用的，夫以文王之贤，孔子之圣，犹知恭敬天主，岂其凡夫俗子，不更该恭敬天主么，小弟不才，恭敬天主，是与先圣之道符合也，扪心自问，绝无叨愧，吾兄八岁入塾。十五入泮，才储北斗，文章名世，高则高矣，惜乎不敬真神，不认天主，但工于翰墨，善于诗赋，惟功名是视，先圣之弟子，果如是不，此所谓食皮吐核，弃本逐末者也，如此读书，虽破书万卷，亦何取哉，吾兄不自责，反来责人耶，请细思之，于心安乎，这一席话，把张文远说的，满面羞惭，无词可答。（先战胜了一个）

人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忽一也，无徵则不信，不信则民不从矣，夫以孔子之圣，尚不敢传无证无凭之事，恐诬后世也，令天主虽称真神，但人目未见，无形可证，是犹祀宋之残编，不足取信于人也，子奈何哓哓不休，以此训劝世人也，岂子之智，大于孔子乎，模范一看，是张士杰，此人也是文生，与张文远是同姓兄弟，逐答道，孔子生而知之者也，吾等岂敢与孔子相比，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彼时耶稣倚未降生，未来亲自训人故孔子所知，犹有不全，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个缘

故呢，当耶稣降世以后，亲自人训，而后人得受福音，始知圣道之真，真神之妙也，天主是真神，是无形无像的，人眼看不见他，耳朵听不着他，手摸不着他，故称为纯神，虽然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摸不着他，到底他是一定有的，儒书上亦记载的明白，足下是未用心查考呢，大雅篇曰，上天之宰，无声无臭，即是说上天之主宰，是无声无音，无形无像，人眼看不见他，听不见他呢，又中庸上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明明是说有一个人眼看不见，耳闻不见的真神，君子人无论在哪里，常是恐惧怕他，故此戒慎自己，不敢放肆，不敢做非礼之事，儒书上载的如此明白，足下反说，天主是无形可证，不足取信，吾不知足下是读的什么书，无乃囫囵吞枣，食壳去核乎，这一席话，又把张士杰说的无言对答，底头不语（又战胜了一个）

忽又有一人问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天地万物之本末，先生能知之乎，模范视之，乃王廷楷也，亦是文生，乃答曰，善哉问，吾虽不知细详，但能略而言之，王廷楷冷笑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地之厚也，海之深也，山川之多而且大也，天下之广也，人民之众也，飞禽走兽鱼鳖水族之无算也，草木花卉之种类莫计也，以及珍珠玛瑙珊瑚翡翠，铜铅锡铁金银宝物，棕棕林林，莫能亿计，先生言能知之，不亦迂乎，模范答曰，天地之大，万物之众，不过总归五种而已，天神魔鬼一也，人二也，禽兽三也，草木四也，金与水火土五也，此五种受造之物，皆是从天主来的，未有天地之先，先有一个天主，天主造了一个混沌，那混沌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为地，造空气，造光明，造日月星辰，造山川河海，树木森林，草木百菓，造禽兽，又造人，六日之间，一切造完，是天地万物神人，皆是天主所造，皆是从天主来的，天主是万物的根源，万物之本也，万物之始也，万物是为发显天主的光荣，为世人享用也，这是万物的

终向，人是为恭敬天主，死后见天主，这是人的终向，小弟不敏，粗知大略，尚有万民四末之说，不知那四末是何讲解，请足下为我言之，王廷楷仰首蹙眉，俄而言曰，不知，模范曰，所谓四末者，即死候、审判、天堂、地狱、是也。人必有一死。一末也，死后见天主受审判，有功者受赏，有罪者受罚，二末也。善者升天堂享福，三末也，恶者下地狱受苦，四末也，以上踪论，即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也，这一篇言语，说的王廷楷，开口无言，低头不语。（又战胜了一个）

忽又一人曰。天主虽然是真神，天主教虽然是好，但有一件短处。模范一看，是李文成，也是一个文生，模范说，请问短处在那里呢，李文成说，奉教人不烧纸不烧香，把父母忘了，算是不孝，这不是一件大短处么，模范曰。非也，孔子讲究孝道有四条，事父母几谏一也，父母在不远游二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四也，这四条算是孝，业没说烧纸烧香为孝呢，孟子论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资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并没说不烧

纸为不孝也，且纸的来由，是从东汉起头，就是那时候有一人名叫蔡伦，他起头造了纸，后来才有了纸，汉朝以前，并没有纸呢，既无纸必不烧纸，虽不烧纸，却出了些圣贤圣王忠臣孝子，书曰。舜其大孝也与，又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请问那时候可有纸么，虽然无纸，可出了些圣人，可见孝与不孝，不在乎烧纸呢，汉朝以后，虽然有了纸，却出了些昏君，奸臣贼子，世道大坏了，比不得上古时候了，可见人好不好，不在乎烧纸，孝不孝，亦不在乎烧纸呢，什么是孝呢，就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听说听道，不教父母生气，给父母吃穿，不教父母受冻受饿，想法儿教父母喜欢，这才是真孝呢，有等人打爹

骂娘，有了好东西，先给老婆孩子吃，舍不得给父母吃，至父母死了以后，才去烧纸烧香，这算孝顺么，这一定不算孝顺，俗话说，在家敬父母，强的远烧香，这句话说的不错，就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听父母说，敬爱他，孝顺他，有好东西先给他们吃，不教他们生气，不教他们忧愁，这才是真孝呢，岂在烧纸么；这一席话，说的李文成，不能对答闭口无言，（又战胜了一个）

又有一人抗声曰。天主教，人都说是洋教，是从外国来的，故此教人难以信从，模范观之，乃是赵明星，是个童生，模范答曰。教好之歹，教之真假，不在乎远近也，昔孔子生于鲁，曾传教于陈蔡齐楚之间，信从者甚多，弟子三千人，大贤七十二，岂曰鲁国之教，不可信从么，非也，没有说这样话的罢，你要入教，当查考教的真假，若是假的，虽是本国之教，亦不可信从，若是真的，虽是外国传来的，也该当信从，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岂在远近么，且是中国所用的军装器械，机器资物，多半是从外国买来的，如火车、火船、火枪、火炮、火药子弹，飞艇飞机、千里眼、取火镜、自鸣钟、大小錶，洋布洋线、洋鞋洋袜、牛奶鱼盒，洋糖饼干、等等物件，中国人都喜欢买，喜欢用，因为这些东西是好的，所以才喜欢买，喜欢用呢，没有人说，这些东西虽然是好的，到底是从外国来的，我不喜欢买，也不喜欢用，没有这样人罢，至少我没听的说，如今天主教是真教，是外国传来的，为什么中国人倒不喜欢信从呢，不喜欢入天主教呢，这是什么缘故呢，咳，我知道了，是因为没有道德心，没有求道的心，所以只喜欢那些好东西好货物，不喜欢那真道德，真教门儿呢，这就是逢着宝贝使脚蹠了，岂不可惜呢，这一篇言语，说的赵明星，抓耳挠腮，无言对答。（又战胜了一个）

忽有一人厉声而言曰，天主教是洋诡子传过来的，奉天主教的都是二诡子，我们都是汉人，岂可随诡子教么，模范一看，是蒋忠臣，此人是个廩生，六十多岁，颌下一部花胡须，平日吸大菸赌钱，脾气古怪，言论无次，故此人家都不用他，也不能教书，今日座间，又使这样的性子呢，模范听了，哑然而笑曰。吾以为老先生，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昔宋朝时，有个蒋门神，霸占快活林，被武松打了一顿，先生莫非是他的后人么，不然何家姓与性情如此相合也，且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盖非常者，故非常人所可拟也，昔庖氏作八卦，轩辕作指南，孔明亦作木牛流马，此数人者，皆非常人也，皆伟人也，民到于今称之，现今的火船火车飞艇飞机电灯电线，以及各种军械机器，精而又精，直驾乎伏羲黄帝孔明之上，此皆洋人创作，其为非常人也，为伟人也，亦可知矣，先生言洋人为诡子，亦知诡之一字，作何解乎，诡者欺诈而无信也，论诡诈，还是中国人，论信实，还推外国人，外国之货物，言不二价，货真价实，老幼不欺，此皆人所共知，足见其信实也，而中国人则不然，卖粮食搀糠使水，卖猪肉使水，卖火油搀水，卖酒搀水，卖洋火的匣内，搀上有杆无头的，卖布的不够尺寸，卖青菜瓜菓桃李的，不够秤，短分量，卖盐的搀上土，实面搀上滑石粉土，开药铺的拿假药顶替，无论那道，那行，没有没私弊的，逐类而思，不一而足，那在上的扣留公款，多次数月不开项，使在下的敢怒而不敢言，如此看来，中国人欺诈的很了，彼此的欺哄，彼此胡弄，彼此诓骗，彼此捣鬼，上上下下，都是耍鬼，都是一些小鬼了，这样的人，愿意做洋诡子，还不够材料呢，顾意当二诡子，也不够程度，人家还不收他呢，只可当小鬼罢了，只可上土地庙里去，当差罢了，这一席话，说的蒋忠臣，满面飞红，无词可答，只得低头无语，心怀念忿闷而已。（又战胜了一个）

忽有一人问道，儒教人也恭敬天主，就是过年时，紮天地棚子，这样还不够么，何必该入天主教呢，模范一看，是沈同三，是个童生，模范答应道，欲做良民，当守国家的法律，若不守法律，就不算良民，国家就不喜欢呢，还要治你的罪咧，世人要恭敬天主，当守天主的法律，若不守天主的律法，就不算恭敬天主，天主不喜欢，还要罚他咧，当初天主在西乃山上，把十条诫命给了梅瑟圣人传于后世，惟天主教内有这十条诫，别的教门没有，所以别的教门，无论行什么礼节，不算恭敬天主，因为是他们逐便，不是天主定的，惟独是天主教内这十条诫，是天主亲自定的，守这十条诫，才算正恭敬天主呢，沈同三说，敢问那十诫是什么，模范说，就是一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二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瞻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勿杀人，六勿行邪淫，七勿偷盗，八勿妄证，九勿愿他人妻，十勿贪他人财物，人若守这十诫，才算真恭敬天主呢，才能救灵魂，死后升天堂享永福呢，不守十诫，死后不但不能上天享福，还该下地狱受苦呢，沈同三听了这篇言语，口服心服，低头无语了。（又战胜了一个）

此时韩荆州接言而问曰。先生高论，吾亦领教了，但不知这灵魂作何解说，怎么儒书上未记载呢，模范哈哈而笑曰，儒书何尝没记载呢，记载数处了，先生未曾加查耳，中庸上说，天命之谓性，这个性是个灵性，即是人的灵魂，天命之谓性，就是说，天主赋给人一个灵魂，当初开世界的时候，天主造了个泥人，又赋给他一个灵魂，那个泥人才活了，成了个活人，这个人叫亚当，又造了一个女人，叫厄娃，教他二人配成夫妇，传生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元祖，我们都是他的后代，人的灵魂是不死不灭的，是永远常在的，人死后肉身归土，灵魂去见天主，有功的升天享福，有罪的下地狱受苦，都由天主安排，这就是人的结局呢，人是从天主来的，死后还归于天主，由天主安排，

这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呢，韩荆州听了这为言语，亦只得称善，亦低头无言。（又战胜了一个）

此时还有一个人，名叫杨桂清，是个饱学，也接言而问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善即能受赏，何必定入天主教呢，模范答曰，这受赏有两样，一是今世之赏，就是富贵荣华，一是死后之赏，就是升天享福，人不入天主教，虽然行善，不过受今世之赏，决不能受死后之赏呢，当初原祖亚当在地堂内，不听天主的命，吃了命菓，因此有罪，被天主逐出地堂，来此苦世受苦，这个罪叫原罪，这原罪传染他的后代子孙，世人都是他的后代，都有此罪，有此罪即不能升天堂，必须入天主教，受洗以灭此罪，使灵魂洁净，才能升天享福呢，不入天主教，不得领洗，此罪是灭不了的，是不能升天堂的，故此说，不入天主教，虽然行善，只可今世受赏，死后是决不能受赏的，杨桂清又说，天下万民无数，善恶杂处，天主焉能监视的清楚，何能一一赏当其功，罚称其罪呢，模范答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从举意神先知，这句俗话是不错的，又说天网恢恢而不漏，这是说的，天主赏善人，罚恶人，都是极公平的，一点儿也不能遗漏的，杨桂清曰，人的善恶，天主怎么能知道呢，他真见了么，天主有眼么，模范说天主有眼，杨桂清曰，何以见得，模范曰，书曰天视自我民视，无眼怎能视呢，杨桂清曰，天主有耳朵么，模范说有，杨桂清说，何以见得，模范曰，书曰，天听自我民听，无耳何能听呢。又问曰，天主有姓名否，答曰有，问曰。什么姓名，答曰。是自有的，这是天主亲自说的，当初在西乃山，天主打发梅瑟圣人，往厄日多国去，救义拉尔人，梅瑟说，若是我见了他们，他们问我说，谁打发我去的，我待怎么样答应他们呢，天主说，你就说是那个自有的，打发你去的，这样他们就信你的话了，天主是自有的，是天主说的，是不能错的，当

初未有天地之先，先有一个天主，天主是无始无终的，是自有的，天主为发显自己的光荣，六日的工夫，造了天地万物，不用材料，不用劳苦，一命即成，所以天地万物，是天主造的，是从天主来的，天主是万物的根源，万物的起头，譬如这数目，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万从千来，千从百来，百从十来，十从一来，一以上没有别的了，一字是个起头，天主就譬如这个一字，从这个一字上，才有了天地万物，所以天主是天地万物的真主，是天地之主宰，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人该恭敬他，故此天主教为真教，因为天主教，恭敬真神，其余别的道门都不是真教，因为他们不恭敬真神，就是不恭敬天主，他们拿着古人当神，那不是大错了么，先生才学不凡，深明天文地理，当初天主用六天的工夫，造了天地万物。第一天造了什么呢。第二天第三天，造了什么呢。第四天第五第六天，造了什么呢。请先生为我言之，说的杨桂清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又战胜了一个）

此时模范声音清朗，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众人皆惊，然闻钟声噹噹，响了三下，已交午时了，忽从外来了一人说道，请案位先生们用饭，众人这才住了，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众人赋诗蒋忠臣大闹酒席

词曰

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 今日来到

吹笙吹箫 实心以交

人之好我 示我真道

诗词勾开。书接上回，且说胡模范正在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的时候，忽闻钟声三下，从外边进来一人说道，天已午牌时了，请先生们用饭罢，众人这才住了，遂送上饭来，但见八大盘，八大碗，俱是大肉大鱼，山珍海错，又有十二个碟子，俱是点心水菓，甚是鲜明，遂就依次落座，喝起酒来了，酒过三巡，菜上五道，张文远说道，我们今天来拜访阁下，实指望接着回去，不想又教吾弟费心，摆这样的大席，真教我心中不安了，模范说，大哥这是哪里话来，我们轻易不在一齐，今日这个聚会，我兄弟倒很高兴了，遂起来与众人斟酒，张文远又喝了三杯，觉着那酒香可口，又饮了一杯，遂高了兴了，就说道，席间无以为乐，我们作诗作歌罢，众人说，好好，但是怎么作法，张文远道，五字为句，内中带一春字，或现成的，或自作的，均无不可，众人说，领命了，模范说，大哥你先说罢，张文远遂说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春字打头了，又该张士杰说了，张士杰说道，洛阳才访子，江陵作流人，闻说梅花早，何如此地春，这是春字落脚了，王廷楷也说道，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这是春字打腰了，王廷楷向李文成说道，李先生又该你说了，李文成说道，我这还没的说呢，请胡先生先说罢，胡模范说道，我也是荒疏了，也没的说呢，李文成道，先生不必作谦了，宾不压主，你先说罢，你说了我再说呢，模范说道，既有遵命，我就谄上几句，说的不好，您大夥可不要见笑，遂说道，群芳尚无信，梅花早迎春，惟有天主教，乃是真道门，众人说，好好，模范又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教门虽多，只有一真，如今的教门很多，如佛教、道教、回教、耶教、无极道、白莲教、密密教、一柱香、磕头教、模索教，等等不一，多的很了，但这些教，都不是真的，惟有天主教才是真的，因为天主教，恭敬天主，天主是造天地造神人，

造万物的真主宰，这才是那真神呢，这天主。俗称就是天老爷，谁能说天老爷不是真神呢，既然是天主教。恭敬真神，所以天主教。是真教了，世上的人，都是天主造的，都是从天主来的，诗经上说“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孔子也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是明明的说，人是天主生的，天主造的，是从天主来的，既是从天主来的，人就该恭敬天主，报答天主造生之恩，才是呢，若不恭敬天主，不报天主的恩，那不算忘本么，且是人的生死祸福，都在天主手内，都由天主掌管，教人生人就生，教人死人就死，教人富人就富，教人穷人就穷，这就是俗话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呢，全由天主掌管呢，诗云。昊天不傭，降此鞠誼，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这不是说的，天主罚人么，加灾难于人么，天主能罚人，也能赏人，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恭敬天主呢，为什么不求天主加福呢，为什么不求天主免祸呢，有了患难，为什么不祷告天主呢，你祷告天主，天主自然能救你，你若不祷告天主，你去祷告别的，那都是无用的，你没听孔子说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你还不明白么，这一篇话，说的众人口服心服，各各称赞，惟有蒋忠臣低头不语，一言不发，明公您说，这是为何，因为头午盘道时，他说外国人是洋诡子，奉教的是二诡子，模范就说他是蒋门神之后，中国人是些小鬼，他听了心中不服，至今他心里还是不平呢，岂知他是自取，因为他不骂人，人还骂他么，他自己不省悟，不认错，还怀恨别人呢，所以他如今蹙皱眉尖，低头不语呢，王廷楷，向李文成说，这可该着你说了，李文成说，领命了，但是这个春字，你们都说了，如今我再说这个夏字罢，诗中都要带一夏字，来说好，李文成遂说道，夏日似火烧，田苗半枯焦，农夫出大汗，公子把扇摇，众人说，好，赵明星接着说道，夏日大雨霖，暴风又扬尘，马尾千条线，荷花万点金，众人也道，好。这又该着蒋忠臣说了，岂知他紧蹙眉尖，一言不发，众人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说，他只是摇头，

众人问了三遍他说，我这还肚子疼啊，叫沈先生说罢，沈同三说道，夏天洗洗澡，西瓜吃个饱，别的都好说，只怕臭虫咬，众人大笑，拍掌喝采，沈同三说，韩先生你再说罢，韩荆州说，请胡先生再说罢，模范也不作谦，遂说道，夏云如白衣，斯须成苍龙，世事皆有变，死后一场空，众人道，好。模范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人这一辈子，如白驹过隙，眨眼即过，真如天上的云彩一般，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呢，秦皇。刘邦。刘秀。刘备。刘裕。杨坚。李世民。此皆马上的皇帝，英明之君也，而今安在哉，萧何。曹参。周勃。霍光。李膺。孔明。此皆古今来贤相也，而今安在哉，徐庶。庞统。周瑜。司马懿。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此督智谋之士，料事如神者也，而今安在哉，衣冠。左丘明。魏相。李斯。司马迁。杨雄。班固。马融。郑玄。蔡邕。此皆文章名世，出类拔萃之才也，而今亦安在哉，岂非如天上白云，变态百出，倏忽即灭者也，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人生若梦，为欢几何，大禹爱惜寸阴，诚有以也，大禹又曰。生寄也，死归也，盖言人生在世，如下店一般，死后升天堂，才是本家呢，升了天堂，永远享福，天堂之福，是永远无尽的，永不变迁，万万年之后，亦是如起头一般，常常新鲜，常常喜欢，那才是永久的真福呢，那才是人的本家呢，众人听了这篇言语，个个称讚，个个佩服，惟有那蒋忠臣低头无语，还是一言不发呢，模范说，我们再嗑酒罢，逐起身与众人斟酒，酒又过三巡，沈同三说，韩先生这可轮着你了，韩荆州说，春景夏景你们都说了，如今再说秋景罢，众人道好，韩荆州遂说道，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军，朝来人庭树，孤客最先闻，杨桂清说道，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众人说。蒋先生你快说罢，你还没说一次咧，他仍然是一语不发，张文远说，你不说，我替你吧，遂说道，秋日五湖遊，烟波处处愁，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众人道，好。又请模范再说，春耕

夏耘耨，秋收入囤倉，勤人得饱饭，遊民饥鸣肠，众人亦道好，模范说，春天耕种，夏天锄地，秋天收割，冬天吃饱饭呢，若是不耕不种，不锄地，不拔草，秋天不得收割，冬天得忍饿呢，人生世上好比是春天夏天，该当种德行，种善功，拔去毛病的恶草，到死时如到秋天一般，才能见天主受赏呢，若是不行善不立功，不克治毛病，到死后两手攢空拳，有何脸面见天主呢，是不能受赏的，还该受罚呢，人生如白驹过隙，光阴是短促的，不过顷刻耳，这永远的大事，又关系在这一顷刻。此一顷刻用的好了，即得天堂，永远享福，用得不好，即下地狱，永远受苦，可不小心么，可不害怕么，众人听了这篇言语，都称赞都说好，模范说。酒又冷了，再换热的来，旁边献上热酒，众人又嗑了三杯，模范说。春夏秋三季，我们都说了，还有一个冬天呢，咱们再说冬天罢，众人说，好，模范说，张老兄你先说罢，张文远说，我说过两次了，再叫张第二的说罢，张士杰遂接口道，冬日大雪舞，不见石头土，满山赛白面，糊了太原府，众人皆拍手大笑，个个说好，都说张先生这首诗，作的好，这又轮着王廷楷说了，他说道，冬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众人亦拍手道好，又该着李文成说了，他说道，冬日大雪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众人亦拍手叫好，李文成说，这又该着胡先生说了，模范说，我已经说了三次了，怎么还叫我说呢，李文成道，你再说一次罢，算是替我，再说一次，就煞住题了，这出诗打对，就算完了，模范说，领命领命，遂说道，蚂蚁夏天忙，冬日穴中藏，平安吃东西，不怕大雪霜，众人亦拍手叫好，说道，我们都是现成的，惟胡先生是自己作的，真是高才，出口成章了，模范说，噫，教你们大夥见笑了。此时冬至月内，天气甚短，此时已竟黑天了，屋内点上灯烛，照得满屋发明，于是觥筹交错，宾主尽欢，模范开言道，蚂蚁小虫，夏天的时候，忙忙碌碌，总不空闲，预备吃的，到了冬天，他在窝内享福，

吃东西，不怕下大雪，人该当效法蚂蚁的勤谨，也不要懒惰，人活着的时候，算是夏天，死的时候，算是冬天，活的时候，该当好好恭敬天主，修下德行，立下善功，到死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你死了以后，去升天堂，永远享福呢，这模范越说越高兴，遂拿笔墨砚瓦来，作一歌，其歌曰。蜉蝣掘阅，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死生大事，岂不忧伤，何以解忧，惟有天堂，青青子衿，忧忧我心，关山难越，失路之人，伯牙抚琴，钟期知音，孔子至楚，子路间津，同患相恤，同舟共济，天乡归去，享福无已，招招舟子，人涉印否，死下地狱，受苦无聊，视尔梦梦，我心惨惨，诲尔谆谆，以尽友道，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听我藐藐，褒如充耳。模范作完了歌，众人接过去一看，大声笑道，好好。这是责劝我们，嗔嫌我们不入教了，模范说岂敢，不过是盼望你们入教就是了，我是很盼望你们众位入教的，可不知您众位心下如何，张文远答道，我早晚是个奉教的，张士杰说，暂且我不能入教后来再说，李文成说，我如今教学堂，是个官身子，没有工夫，暂且不能入教，王廷楷说，我还有父母，家去商量商量再说，赵明星说，我年纪大了，五十多岁了，晚了，学不会了，既到了蒋忠臣身上，他是一言不发，模范问他说道，蒋先生你是怎么样呢，不料想他抬起头来，瞪着眼，说道，我可不学这个洋教，模范闻听此言，打了一罕，说道，先生是嗑醉了么，怎么胡说开了，我们是天主教，不是洋教，蒋忠臣就站起来说道，怎么着我说的还不好么，说的不好，再另说，你们不是羊叫，是牛叫，不是牛叫，是猪叫，狗叫，猫叫，鸡叫，虾蟆叫，老鼠叫，就算完了，模范闻听此言，气的满面飞红，就说道，蒋忠臣你太野蛮了，怎么这样骂人呢，此时众人看事不好，也就坐不住了，就都站起来说道，罢了罢了，就向模范说道，你不必怪他，他是嗑醉了，蒋忠臣还要嘟哝呢，赵明星就向蒋忠臣说道，你这就不是了，今天胡先生请我们的客，他费心不少，我们就过

意不去了，你反倒胡言乱语，真是不对付人家了，你快给我坐下罢，就推了他一把，不料想他已竟嗑醉了，站不住了，连人带椅子，扑冬一声，张倒地下去了，坏了，白瞪眼了，坏了坏了，没有气儿了，不知蒋忠臣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蒋忠臣死后显于众人

词曰

死后有地狱 此事决无疑

世人心太硬 拿着不当事

死后到地狱 后悔已无及

请看蒋忠臣 就是这样的

诗同勾开，书接上回，且说蒋忠臣，嗑了个酩酊大醉，胡言乱语，嘴里出些不逊，被赵明星推了一把，扑冬一声张倒地下，白瞪了眼，没有气儿了，众人急忙上前去救，把他扶起来，搥了半天，仍然是不回阳，众人着了急了，就打发一个人，打着灯笼，如飞的一般，往他家里送信了，他家本是蒋家桥，离此并不甚远，不过有十里之遥，众人就把蒋忠臣放在床上，他仍然还是无气儿，众人就害了怕了，说道，他若是死在这里，那可大大的不便宜了，众人正在着急，不多时候听的外边有些动静，一者，家中人来了，打着三四个灯笼，有扛着扁担的，有拿着绳子的，有扛着门的，此时蒋忠臣可就苏醒过来了，能喘气，能睁眼了，但是不能说话，嘴里道往外冒清水，那些水都是酒呢，众人就把老蒋放在那扇门上，抬着要走，张文远说，等一等，遂向胡模范说道，胡先生，我们对不起你了，这一次来扰乱你太厉害了，他

若是好了，我教他来给你登门赔礼罢，模范说，那里话来，与你众人无干，原是老蒋他自己胡闹，但是他已竟醉了酒了，若不醉酒恐怕也未必然这样闹法呢，众人说道，还是胡先生涵海大量，我们深深谢你了，我们就要告辞了，遂向胡模范深深的作了一辑，模范也还了一礼，众人遂抬着蒋忠臣，出门去了。

按下胡模范暂且不表，但说那老蒋是怎么样呢，既至到了家中，已竟过了半夜，有四更天了，就把他抬到东屋里去，放在床上，此时他还是不能说话，嘴里直往外冒清水，流涎沫，那些清水涎沫，都是些酒呢，吐的满身上是，满床上也是，他老婆张氏，就拿了一盏灯，往东屋里去，要看看他是怎么样了，到他近前，往他脸上一照，坏了坏了，扑叱一声，灼起火来了，把他嘴里的酒，点着了，浑身也烧起来了，把张氏吓的，把灯扔到地下，大声吵道，快救人呀，灼起火来了，明公您说，这是怎么的，因为老蒋嗑的酒太多了，他吐的水都是酒，他喘的气也是酒，他老婆用灯一照，就把那酒点灼了，众人都毛了，都说，快拿凉水呀，也有拿碗的，也有拿瓢的，都往水瓮里去取水，岂知那时候是冬至月里，水全冻了，都成了老厚的冰冰了，人慌无治，也砸不开，取不来，就又大声喊叫说，快上井打水去，就有一个作活的，拿了一支笊，上井打水去了，既至打水回来，已竟晚了，老蒋已竟烧死了，只见他头发也烧没了，胡须也烧没了，眼眉也烧没了，脸烧的发黑，浑身都烧煊了，烧成了一块焦炭，合家子就哭起来了，那个光景，好不叹人。

说的是老蒋躺在东屋中 老安人急忙拿了一盏灯
要上那东屋以内去探信 看一看丈夫是个什么形
到床前急忙用灯去一照 坏了坏了

引出了一团大火气烘烘 一时间把那酒气全点灼
霎时间头上脸上冒火星 眼看着浑身上下灼了火
烧的那衣裳铺盖都发红 把他那眼眉胡须都烧净
烧的他浑身发黑又发青 不多时把他烧成一块炭
如同是一块焦炭一般同 家中人见此光景哭开了
合家子男女老幼起了灵 一个家又是哭来又是叫
一个家又跌脚来又拍胸 合家子大哭小叫不要命
合家子大哭小叫发了疯 众明公要知后来怎么样
只得是下回书里您再听

且说老安人，到了东屋内，拿着一盏灯，往他丈夫脸上一照，坏了，把他丈夫点灼了，把他丈夫烧死了，烧成了一块焦炭，合家子哭起来了，此时张文远、张士杰等，都在书房内，听见他家里哭，知道不好了，不多时。蒋忠臣的大儿，名叫蒋学仁，从外边来了，跑到屋内，爬到地下，大声哭道，我的父亲死了，众人也都凄惨，就把他扶起来，说道，人死不能复生，不必过于哀恸了，还该安排大事呢，想法儿给你父亲出殡就是了，蒋学仁回家去了，此时天已大明，张文远说道，兄弟们、咱们今天也不能走，帮帮忙，给他办报丧贴子就是了，众人说，好。于是打发人分头治办去了，买寿衣的，买寿衣。买棺材的，买棺材。修坟的，修坟，写帖子的，写帖子。大家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天有八点钟的时候，张文远等，正在书房内写贴子忽听外边有人说，开门那，众人问道，是谁。那人答道，我是蒋忠臣，胡啦一声，把门推开，就进来了，众人抬头一看，嗟哟，真还是吓人咧，只见他如同一个吊死鬼一般，舌头搭到前胸，瞪着两眼发红，大声说道，咳呀、厉害呀，厉害，真是有地狱咧，真是天主教、是真教咧，

昨天我在胡家庄，骂了天主教，又嗑醉了酒，我死之后，天主罚我下了地狱了，说完这话，扑哧一声，他身上灼起火来了，烧的他大哭哀叫，满屋里乱跑，来日的跑了五六趟，把地下的方砖，烧上一些脚印坎，烧成了一些窟窿，又大哭大叫，说，晚了晚了，摸不着了，再愿意入天主教，不能了，可恨可恨，就磕砰一声，把桌子上拍了一把，就出去，一溜火星子走了，不见踪影了，此时众人都吓昏了，不省人事，待了半天，才甦醒过来，睁眼一看，那桌子上，印上一个手把掌，有一寸多深，都着火烧煊了，看地下、印上一些脚印坎，成了一些窟窿，那个光景，好不吓人也。

且说张文远 同众先生们 正在书房内
缮写报讣音 忽听在外边 有人来叫门
问他是哪个 他说是熟人 忽然进来了
正是蒋忠臣

猛听得外边有人来叫门 忽的声进来一个蒋忠臣
众人们抬起头来仔细看 哎哟哟那个模样真吓人
只见他好似一个吊死鬼 在嘴里一个长舌往外伸
只见他瞪着两眼如鸡蛋 只见他浑身上下血淋淋
就说道咳呀咳呀好厉害 这地狱真果真来真果真
才知道天主圣教是真教 入真教才得能以救灵魂
后悔我昨天骂了天主教 犯了个顶天大罪似海深
因此这天主罚我下地狱 在那里永远受那大火焚
想当初为何不信天主教 这件事寻思起来恨煞人

只见他扑叱一声灼了火 烧的他狼号鬼叫不成音
烧的他在那屋内来回跑 在地下踏上一些脚印痕
那脚印把那方砖都穿透 穿上了一些窟窿尺多深
在桌上他又磕叱拍一把 那把掌印在桌上常留存
又听他说了一声真可恨 只见他一溜火星出了门
众明公欲知后事怎么样 只得是下回书里说原音

且说蒋忠臣浑身灼了火，教火烧的大哭小叫，满屋里乱跑，把地下的方砖，踏上了一些窟窿，一尺多深，又在桌子上拍了一把，印上了一个手把掌，也有一寸多深，一溜火星子出门去了，把众人都吓的不省人事了，待了多时，才苏醒过来，此时天已大亮，蒋学仁送水来了，见地下有些窟窿，就吃了一惊，问道是什么，众人叹了一声，说道，可把我们吓死了，就把夜间之事，说了一遍，蒋学仁就害了大怕了，急忙跑回家去，告诉一遍，家中人也跑来看，也都害了怕，就说道，这待如何是好，他已竟下了地狱，怎么样打救他呢，老安人说道，快请道士和尚来，给他打醮念经，打破地狱门，救他出来罢，众人说，好，就去请和尚道士去了，殊不知这一摆弄，闹的更凶了，不但打醮不得益处，且闹的更凶，家里过不得，这且不提，但说蒋忠臣已竟死了，为什么他回来，显于众人呢，是因为天主教他回来，说明自己的罪，说明自己、在地狱受苦，因为他昨天骂了天主教，轻慢了天主，犯了至大的罪，如今下地狱受苦，是理应的，是他自作自受呢，也是为惊醒别人，教别人知道，天主教是真的，知道天主是真神，有赏善罚恶的权柄，世人的祸福，都是他掌管呢，所以人当恭敬他，再说人的灵魂，下了地狱，是不能解救的，因为天主一定案，谁也不能翻案，谁也不能更改呢，所以地狱门，是不能破的，罪人是不能得救的，是永远在地狱内受苦的，所以请和尚道士，都是不中用的，都是枉费心

思，如今老安人要请和尚道士，诵经打醮，那才闹的更凶了，更过不得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蒋忠臣死后回家显于众人

自古世上人 有恶也有善
死后见天主 立刻听审判
有罪下地狱 无罪才升天
天主一定案 无人能以翻
罪人下地狱 受苦万万年
要想破地狱 那是登天难
托生是胡说 轮回瞎胡编
请看蒋忠臣 就是这一般

诗词勾开，书接上回，且说蒋忠臣下了地狱，众人说道，这待如何是好，老安人说道，快请和尚道士，诵经打醮，打破地狱门，救他出来，再转生人世罢，众人说，好，就去请和尚道士去了，赶到过晌午，就来四个和尚，四个道士，在院中紮下两个醮棚，和尚在西边，道士在东边，点上灯烛，摆上供，烧上香，就打起醮来了，和尚敲钹，道士敲木鱼，叮叮当当，咯咯啰啰，呢呢喃喃，啾啾咄咄，闹了半天，到半夜才止住，各人睡觉去了，不料想老安人，在屋内才睡下，就听外边有个动静，急忙爬起来，从窗户棂内、往外一看，看见一块火蛋，如鸡子大小，离地三尺高，在院中来回的飞，来回的跑，老安人就害了怕了，就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只听的扑塔声，把窗户碰了一下子，说道，我是你的丈夫蒋忠臣呢，老安人一听，越法害怕，越法难受，就哭起来了，说丈夫你死的好苦，如今你在那里呢，人家都说你下了

地狱，是真的么，那个火球答应道，真的真的，老安人听说，越法难受了，就说道，我请了和尚道士来，给你打醮，给你破地狱，教你再转回人世，再托生一个人罢，那个火球答道，呸呸呸、你别信这些无益之事了，天主一竟定了我的死案，罚我下地狱了，天主定的案，谁也不能翻，地狱是不能打破的，下了地狱，是永远受苦，没有头的，说罢。又吧达吧达，把窗户砸了两下子，仍在院中来回的跑，来回的飞，老安人听到这观，就哎哟一声，张在炕上，死过去，不省人事儿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家中人到屋里一看，见他在炕上，没有气儿了，就把他扶起来，拍的拍，叫的叫，待了半天，才甦醒过来，就说道，咳呀，了不得了，您爷能真下了地狱了，今天黑夜，他发显于我，他说他下了地狱，永远无救了，天主定的案，谁也不能翻，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说罢。又大哭起来，家中人听了这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就说道，咱娘年纪大了，这是疼咱爷，疼胡涂了，也有说他做梦的，都不拿着当事儿，既至到了晚上，待睡觉的时候，老安人叫他三个儿媳妇，同他作伴，三个儿媳妇，心里都担惊，头半夜还没有事儿呢，过了半夜，各人都打开盹了，才待合眼儿睡呢，忽听得吱吱的叫，又来了一个火蛋，如鸡子大小，在窗户外边乱转，就说道，我下了地狱，没法治了，众人都吓毛了，只听扑叱一声，那火球从窗户里进来了，满屋里滚，逢着人也烧，坏了坏了，把众人吓坏了，老安人把炕上张下去，三个儿媳妇也都张在炕下边去，都吓死了，都没有气儿，那个火球，还是满屋里乱转，不知聚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众明公您看，这请道士和尚，有什么益处呢，不但没有益处，反更有

了害处了，若是老安人，不请道士和尚，恐怕蒋忠臣不回来闹因为他请道士和尚打醮，这才更惹出急慌来了，俗话说，烧香引鬼，真是不差，可见这地狱是打不破的，下了地狱是没法救的，下了地狱的人，再不能转回世界，再不托生的。第一因为人死了，或是升天堂，或是下地狱，升了天堂，永远享福，下了地狱，永远受苦，俱是无穷无尽，不能变换，不能更改的。第二因为人是天主造生的，并不是托生的，书上说，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诗经上说。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可见人是天主造生的，并不是托生的。第三若是有托生，该是一个人，托生一个人，就是死一个，托生一个呢，若是那个，世上的人，该是常常一样多，是不能增添的，怎么如今的人，比古时人多多了增添的很了，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见这托生之说，是不近乎情理的。第四按道士和尚说，好人托生人，歹人托生禽兽，如果是这样，世界上慢慢的，没有人了，因为好人少，坏人多，不都成了禽兽了么，这不是自己黑自己么。第五若是有托生，人就不该杀猪宰牛，杀羊杀驴，因为恐怕是他先人托生的，这不是自己骂自己么，这不是不顺情理么。第六若是有托生，你就不该骑驴骑马，耕地不该使牛，恐怕是你先人托生的，你还敢骑他打他么，这不是你自己骂自己么，总之托生一说，是不近乎情理的，是不能有的事儿，是胡说胡闹的事，所以往后你们再不要信托生了，再不要上这个当了，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蒋忠臣大闹醮棚

词曰

行善即有赏 作恶即有灾

人若下地狱 地狱不能开

妄信托生事 烧香引鬼来

和尚与道士 受罪是应该

且说老安人，同他三个儿媳在屋里，滚进一个火蛋去，满屋里飞，满屋里跑，把他们都吓坏了，都从炕上张下去，跌倒地下，不省人事，当场都死了，到了明天才苏醒过来，众人一看，都害了怕，都信有鬼了，都说蒋忠臣回家来闹咧，蒋学仁问和尚说道，怎么打醮不管事儿呢，越闹越凶了呢，和尚答道，这是因为烧的纸太少，上的供太少，该当多烧纸，多上供，就好了，蒋学仁就买了四个纸墩子，宰了两个猪，供上的整猪整羊，和尚们就打鼓敲钹，喃喃呐呐，诵起经来了，到了半夜，忽然阴开了天，黑云漫漫，星斗无光，忽一阵风，吹来了一个火蛋，如茶碗大，在院中乱飞，离地三尺高，众人有些发毛，那个火蛋，又围着醮棚乱转，乱飞，众人越害怕了，不时那个火蛋，上了醮棚里去，在棚里乱转，乱飞，和尚道士们，也害了怕，有一个和尚，拿起大钹来，向着那火蛋打一下子，坏了，打成了无数火蛋，弄的东西棚里，满院子里，都成了火蛋了，上下翻飞，纷纷攘攘，好不吓人，又哄轰的一声，灼起火来了，那四个纸墩子，也点灼了，东西两醮棚，都灼起火来，什么那西瓜灯，牛角灯，都烧坏了，什么那整猪整羊，都烧煨了，那些和尚道士，身上也满了火，把那和尚的袈裟，也烧坏了，把那道士的道袍，也烧坏了，烧的那道士和尚，嗷嗷的叫，说声不好，咱快跑，当场看热闹的人很多，人慌无治，都跌倒地下了，把那些道士和尚，踏在脚底下，踏了个半死，有抢破脸的，有磕破头的，有跌断腿的，跌折胳膊的，叫苦之声，动天动地，那个光景，好不吓死人也，那院子内，仍然是火球乱滚，闹了一宿，到了天明，才不见了，众人带伤的带伤，汤血的汤血，各人跑回家去了，那些道士和尚，烧的少皮无毛，跌的青红紫肿，鼠遁逃竄，各人回庙去了，蒋

忠臣这一家人呢，也就不敢在家住了，都去走亲戚，躲灾去了，从此这处宅子，就没有人敢住了，欲要什么法子净宅，下回便见。

第八回 张司铎驱魔净宅

正能驱逐邪 邪不能侵正

邪鬼虽大能 天主是全能

天主所命的 魔鬼也听命

欲知真和假 下边见分明

诗词勾开，书接上回，上回书说的是那个火蛋，在那醮棚里乱飞，乱滚，把那醮棚点灼了，灼起火来，蓬蓬勃勃，火焰甚凶，什么那牛角灯，西瓜灯，都烧坏了，什么那香案哪，帐子呀，都烧毁了，什么那整猪整羊呀，也都烧煊了，连那和尚的偏衫，道士的道袍，也都烧坏了，和尚们看事不好，说声跑，大夥子向外跑开了，可惜当场的人太多，人慌无治，都跌在地下，你压我，我压你，都爬不起来了，把那些道士和尚碰的头破血出，少皮无毛，闹了一夜，到了天明，各人才爬起来，回庙去了，明公您看这些道士和尚，可笑不可笑，平常里他们说，能打破地狱，能驱逐邪魔，今天却被那个火蛋好闹，把他们好烧，弄的少皮没毛，如丧家之犬，回庙去了，他们的本势，那里去了，他们的佛咒，有什么用呢，可见都是假的了，都是胡弄人呢。

原来这魔鬼，是天主造的，当初开天闢地的时候，天主造了无数天神，天神分九品，那个天神头儿，名叫路济弗尔，他起了骄傲，不服天主管，要想同天主一般大，他又勾引许多天神，随了他，一齐不服天主管，这些天神，就叫叛神，还有无数天神，听天主的命，受天主的管辖，这些天神，叫善神，这些善神里头，还有一位大天神，名

叫弥额尔，弥额尔看见路济弗尔起了骄傲，就生了大气，同路济弗尔说，谁能同天主一样，你这不是妄思妄想么，好可恶，就同路济弗尔打仗，把路济弗尔打败了，天主就罚了那些叛神，下了地狱，变成了魔鬼，永远不能见天主，永受地狱之苦，这是魔鬼的真来历呢。

说起魔鬼来 起初是天神

不服天主管 起了骄傲心

受罚下地狱 永远受火焚

今来世界上 又想害世人

说的是这个魔鬼有原根	想当初他本是个大天神
这天神怎么能以成魔鬼	众明公您若不知听我云
相当初天主造了天和地	在空中造了天神一大群
那时候一总天神分九品	为头的路济弗尔大天神
他看着自己地位很高大	因此他这才起了骄傲心
妄想着自己升天得高位	妄想着想同天主一般尊
真天主见此光景心恼怒	就说道这个东西没良心
我待你许多恩典数不尽	你倒要倒戈作反当叛臣
呼一声忠信天种弥额尔	你快快征伐这个大叛神
弥额尔闻听此言不怠慢	他立刻吹动号气点三军
眼看着天兵天将聚一处	一个家雄纠纠的气忿忿
要把那路济弗尔擒拿住	下回书一场大战吓煞人

且说弥额尔大天神，领着天兵天将，来同路济弗尔打仗，高声喊道，噫哈，路济弗尔叛臣听着，天主待你不薄，你为何无故倒戈，作起反来呢，我个奉天主之命，来征伐你，你若知道好歹，你就低头伏小，还可以饶恕，不然我就将你拿住，受刑万般，那时后悔可就晚了，路济弗尔闻听此言，气的暴跳，吼了一声，说道。天主的命，俺还不听，还能听你的命么，怕你的不算好汉，来来来，咱就分个胜败，决个雌雄，遂聚合那些叛神，摆开阵势，两下里，可就开了仗。

眼看着两边天神兴了兵	俱都是枪刀剑戟争耀明
这一边好似一群下山虎	那一边好似一群出水龙
只见他枪对枪来剑对剑	只听他叫杀连天不住声
并不见那家胜来那家败	分不出那家输来那家赢
只杀的天也昏来地也暗	只杀的日月无光不发明
弥厄尔见此光景心恼怒	你看他把枪拧了两三拧
照着那路济弗尔刺将去	一下子刺透他的心前胸
吓的声路济弗尔倒在地	你看他立时倒在地溜平
眼看着路济弗尔败了阵	眼看着路济弗尔送残生
叛神们见此光景害了怕	好一似没了王子乱了蜂
一个家抬起腿来要逃跑。	纷攘攘四散奔走逃了生
弥厄尔带领天神去追赶	把他们一齐赶到地狱中
从此后变成一些恶魔鬼	要想着再升天堂万不能
在那里永远受苦永无尽	在那里永远受苦永受刑
众明公听到这里住一住	只得是下回书里说分明

且说路济弗尔同众叛神，打了败仗，圣弥额尔大天神，把他们赶入地狱内去了，从此变成魔鬼，像貌丑恶，性情凶狠，恼恨天主，嫉妒世人，专想拉人下地狱，同他一齐受苦，他才甘心，所以他千方百计，引诱世人，拉人犯罪，坠其圈套，或是附着狐狸说话，或是附鼠狼作怪，或是附着猴子行妖，或是附长虫作邪，以至于虾蟆精、田蛙精、蛤蜊精、团鱼精、兔子精、老鼠精、这个精、那个精、这无非魔鬼作怪，附他们行动，还有什么狐三太爷，鼠狼仙姑，这也是魔鬼的作道，引诱世人，教人走错路，不教人恭敬天主，教人恭敬这些怪物，死后下地狱，同他一齐受苦，岂不可叹么，您看魔鬼的法子巧不巧呢，魔鬼的心，毒不毒呢，可叹世人，迷眼不睁，甘心上他的当，死后去下地狱，同他受苦，岂不可惜，岂不可叹么，如今有些神汉子，也有一些神婆子，迷信的很咧 拿着狐狸当狐三太爷，拿着鼠狼，当仙姐姐，烧香上供，磕头蹦蹦，真正可笑，亦是可叹，你想你是个有灵之人，那狐狸鼠狼，是无灵之物，你为何去恭敬他呢，人是尊贵的，禽兽是卑贱的，为何拿着尊贵的人，去恭敬那些卑贱的禽兽呢，这不是糊涂了么，这不是颠倒错乱么，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就是说，难道人还不如禽兽么，如今那些恭敬狐狸的，恭敬鼠狼的，恭敬长虫的，恭敬这个精，那个精的，真是不如禽兽了，因为他恭敬禽兽，把自己放在禽兽以下，这不是不如禽兽么，孟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就是说，鸟兽是卑贱的，人是尊贵的，人不可以同鸟兽住在一齐，如今你恭敬鸟兽，拿鸟兽比你高，你这不是糊涂了么，你往后再不要上魔鬼的当了，再不要恭敬这些怪物了，再别恭敬受造之物了，即便那些古人，你也不要拿他当神，因为他们也是受造之物，你该回过头来恭敬天主，因为天主是造天地万物的大主，你恭敬他，才算是找着真神了，死后才能升天，永远享福呢。

古时候有些孝子与忠臣 说起来他们也是一些人
那些人如同我们是一样 在世时劳劳碌碌度光阴
那些人也有愚来也有智 那些人也有富来也有贫
那些人也有五官与三司 那些人也有灵魂与内身
那些人也有恶来也有善 到死后善恶不同两下分
行善的死后升天去受赏 作恶的死下地狱受火焚
天堂上永远享福永无尽 地狱内永远受苦为涯滨
那些人或是享福或受苦 仍然是永永远远是个人
再不能改头换面变成鬼 再不能脱离凡胎变成神
那些人也有生来也有死 再不能重回世界保护人
恭敬他俱是徒劳无有益 恭敬他俱是枉费一片心
明公单单恭敬真天主 再不要拿着古人当了神
众明公欲知后事怎么样 只得是下回书里说原音

且说世上的古人，是天主造的，世界上的飞禽走兽，也是天主造的，都是受造之物，都生在天地之后，都不是真神，都不该恭敬他，惟有天主是天地万物的真主，人该当恭敬他呢，别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蒋学仁家，天天黑夜闹鬼，家中人都去投亲觅友，不敢在家中住了，后来雇了两个阴阳先生来净宅，也是无益，宅子还是不净，那个火球还是夜间常来，也都吓跑了，从此这宅子无人住，且说张文远与蒋忠臣本是同学，又是老世交，此时蒋学仁正在张文远家呢，就说道，张大爷，我的父亲还没出殡，这待怎么办呢，我们又不敢回家，这待如何是好，张文远答道，你的父亲不是说来么，他说天主教是真教，天主是真神，既是真神，必能祛逐邪魔，如今胡模范，他是天主教，何不请他来看看呢，恐怕他有法子，亦未可知，蒋学仁说，很好。咱

就去请他，就套上轿车子去了，到了胡家庄，见了胡模范，说明来意，模范说，要驱魔净宅，还是请神父去好，蒋学仁道，若是神父能去，那就更好了，胡模范就见了神父，同神父商量，神父说道，若是他全家愿意奉教，我就能去，若是他不全家奉教，我不能去，因为他若不奉教，为他驱魔有何益处呢，胡模范又见了蒋学仁说明此意，蒋学仁满口应承，愿意奉教，张文远作保，神父就应许了，于是预备了应用之物，坐上车子就去了，到了蒋家桥，蒋学仁家，神父穿上小白衣，戴上领带，念经洒圣水，把房子都圣了，圣完了房子，神父坐上车，又回去了，留下胡模范，张文远，同蒋学仁作伴，看门，到了半夜之间，那个火球又来到大门外头，喊了一声，说道，哎哟，这处房子变了样了，我可不敢进去了，胡模范出来说道，你无论是人是鬼，自今以后，再不许你来胡闹了，只听得响了一声，如打雷的一般，一溜火星子走了，再不回来了，从此以后这处宅子也就平安了，全家人也都回来了，这才给蒋忠臣出了殡，从此平安了，蒋学仁全家也就奉了教了。

众明公您看，蒋忠臣闹的多样凶，那些道士和尚皆无法可治，那些阴阳先生，也是束手无策，惟有请了张神父来，给他圣了宅子，才没有事儿了，才平安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天主是真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全能的，没有不能的事，魔鬼也得听他的命，天主不许魔鬼伤害人，他就不敢伤害人了，奉教人恭敬天主，有天主的保护，魔鬼不敢伤害他，所以奉教人，没有中邪的，奉教人住的房子，也没有不太平的，也没有闹鬼儿的，因为邪不侵正，奉教人恭敬天主，不但自己平安，连住的房子也平安。

如今有许多神婆子，烧香烧纸，赶山上庙，恭敬魔鬼，很虔诚，他们却不得平安，或是长病，或是中邪，教魔鬼摆弄的难受，中了邪胡念乱说，白瞪了眼，没了气，如死了一般，或是常生疾病，卧床不

起，这都是魔鬼摆弄的他，因为魔鬼恼恨天主，嫉妒世人，常想着谋害人，拉人下地狱，魔鬼这样不好，你反亲近他，恭敬他，给他烧香磕头，你这不是自投罗网，自取其祸么，无怪乎魔鬼啰嗦你，不教你平安，这是你自取其祸，自己惹的呢，众位明公，自今以后，再别烧香烧纸了，再别恭敬魔鬼了，再别恭敬鼠狼姐姐，狐狸哥哥了，再别信这仙那仙，七大姑八大姨的了，因为那都是魔鬼的作道，都是魔鬼附着他作怪，你若是信他，正是上了他的当，就落在他的手里了，遂便摆弄你，教你不平安，教你难受就是了，不但生前受罪，死后还得下地狱永远受罪咧，岂不可惜，岂不可叹么。

你再看看，那些入天主教的，他们也没有中邪的，也没有中魔的，他们住的房子，也没有不太平的，也没有闹鬼的，你这还看出来么，还看不出来天主是真神么，还不快恭敬天主么。若是你家中人，有中邪的，或是你的宅子不净，常常闹鬼，你不敢居住，你就请天主教的神父来，给你圣宅子，驱魔鬼，管保你家中就平安了，再不闹鬼了，再不中邪了，再不受魔鬼的折磨了，你若不信，你就试试，你才知道我的话是真的了，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再说。

第九回 富家营怪胎受洗变成美丽俊婴

词曰

人生有原罪 灵魂甚污脏

领洗赦了罪 才能升天堂

那时很俊美 又加发大光

死后见天主 享福永无疆

诗词勾开，书接上回，且说胡模范在蒋家桥，照料蒋忠臣出殡以毕，就嘱咐他们全家入教，他们也都愿意，于是把异端弃绝了，都学开经了，胡模范给他们拾掇出三间房子，作个堂屋，挂上圣像，天天讲道理，领着他们念经，待了半月，才回家去了，见了神父，述说一切，神父甚喜，就同神父商量，怎么能给小孩子代洗，救他们的灵魂，于是贴了广告，四外邻村，都点遍了，那广告上说，告白四方亲友知悉，若有无爹无娘，无人照管的小孩，请勿抛弃，请勿杀害，请送至胡家庄天主堂育婴堂内喂养，救其一命，有来送者，积德无量，其后人必昌，特此告白，望宜知悉，这广告以贴出去，四外都晓得了，都知道胡家庄天主堂，收养无有爹娘的孩子，都说这是慈善事业呢，这且不提。

再说离蒋家桥十里地，有个村子，名叫富家营，那个村里有个姓富的，名叫富升云，是一驾员外，丰富无比，良田千顷，银钱无数，因此人称他富百万，这富百万修桥铺路，周济贫穷，也算是个善人，只是一件，他性情古怪，执拗不化，脾气倔强，先娶蔡氏为妻，生一子名呼富洪，又生一女，名叫富莲，后来蔡氏死去，又娶陈氏为妻，一年后又生一子，说也希奇，那孩子生的不像人样儿，好像一个肉蛋，如同一个牲畜一般，员外见了，心甚不喜，心中生疑，疑是陈氏有什么奸情，因此生了大气，要把他母子二人活埋，殊不知他这是冤屈好人呢，因为陈氏有病，这原是因病所致，并不是有什么奸情呢，那员外脾气执拗，他可不信，定要活埋他母子二人咧，这可就不好了。

话说富百万 一时怒气冲

见了陈氏女 叫骂喊连声

你这小贱人 破坏我门风

今日活理你 去见阎罗公

富百万一时气的怒冲冲	你看他连骂带吵喊连声
就说道我把你这小贱人	最不该破坏俺的好门风
看一看你所养的什么物	明显着你是歪邪有奸情
今日里我要同你算算账	打发你快去见那闫罗公
小贱人快快死来快快死	你还有什么脸面见亲朋
我如今给你留下三条道	随便你拣一条道你去行
要自尽我就给你刀一把	要上吊我就给你一条绳
要跳井现今园中有一井	要活埋我就给你去创坑
总就是要你一死必得死	再想着要得生活万不能
富百万越说越恼越有气	你看他拿起刀来耍行凶
望着那陈氏女子劈将去	扑通一下子劈在地溜平
眼看着陈氏女子飞了命	下回书纷纷乱了富家营

众明公您看这富百万多么冒失，陈夫人生了怪胎，原是因病所致，业非有什么奸情，他可是老大疑惑咧，这真冤屈好人呢，当时见了陈夫人，怒气冲天，骂了一声，说道，我把你这贱人，你做的好事，最不该敢坏俺的门风，今日我要你一死，你想再活万不能了，越说越有气，拿起刀来向着陈夫人劈去，幸得富洪富莲在旁，将刀夺下，陈夫人气的张倒地下，没有气儿了，死过去了，两个使女梅香桃红，急忙上前打救，富百万说道，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倒干净，不用救他，富洪富莲急忙跪下，说道爹爹息怒，不可冤屈好人，我母亲不是那样的人，富百万怒气冲天，说道，你这小畜生知道什么，一脚把富洪踢倒，又一把掌将富莲打倒，越法气的疯了，就喊道，家人来，快快把这贱人同那怪物活活埋去，两个家人，一名李成，一名王忠，到了跟前，说道，员外爷，这件事做不得，富百万说道，好奴才，怎么做不

得，有我作主，你们两个快快将他母子二人刨坑活埋了，把那怪物埋在坑中，砸他一橛头，取血来我看，算为凭证，教他再不敢上我家来下生，王忠说道，员外差矣，我等都是下人，焉敢做此伤天害理之事，别的事都能听，惟此事不能听从，员外说，好奴才，焉敢违我命令，若不把他母子二人活埋，我誓不为人了，来来来，拿刀来，我先把这怪物剁了，你们再去埋他，拿了一把刀来，要去杀那怪孩儿，正在这个时候，忽然跑进一个家人来说，县官到了，来拜望员外啊，富百万一听，急忙出去，接客去了，原来这洪铜县，县官周士杰，与富百万有来往，富百万借款与他，他这是来拜会呢，故此富百万出去接他，把他接进东宅书院内去了，此时王忠向富洪说道，这事怎么办呢，富洪虽然年小，他却有见识，即分咐王忠李成如此如此，又分时使女梅香桃红如此如此，各人依计而行，又转身向陈氏说道，母亲这可屈死你了，但是我父亲性情执拗，那是你知道的，他生了气，一头碰在南墙，是总不回头的，如今母亲不如先躲避躲避为妙，等过几天，我父亲气消了，母亲再回来，岂不是好么，我已叫人去套车了，送母亲到老娘家去，待半月二十天，我再搬母亲回来，至于我的兄弟，我也有安排了；母亲不必挂心，也托付给我吧，陈氏说道，好，把那个怪孩交给富洪，富洪就交给王忠，说道，无论丑俊，这总是我的兄弟，如今我把他交给你，你快抱他逃跑吧，我给他三个元宝，三疋绸子，给我的兄弟找个主，救他一命吧，王忠说，公子放心，这件事我能办好，接了孩子，就接了元宝绸子，一溜烟跑出去了，李成就弄了一个家猫来，用包袱包了，抱在怀中，单等员外回来行事，又叫人在井台子上，搬上一块大石头，叫富莲小姐，同两个使女在那里坐着，单等员外回来行事，又催促陈氏急急上车，往娘家去了，诸事安排已妥，单等员外回来行事呢，且说员外在东院书房内，陪着县官，待了四点多钟，县官才走了，员外送走了县官走了，才回了家，才一进门，两个使女梅

香桃红，把那塊大石推到井内，卽通一声，响了一大下子，遂哭起来了，说道，了不得了，太太跳了井了，富莲也就哭起来，丫嬛哭太太，小姐哭娘，号天咷地，哭成一团，富洪说道，快救人呀，快拿绳子来，快下井呀，慌张的了不得，员外说道，不用下井，不用救他，这贱人死了倒好，倒干净了，员外怕有人救他，就吩咐把一堵土墙，推到井内，把井填塞了，真果的这样办了，小姐同两个使女，坐在井台子上，只是哭，哭个不住，再说那李成抱着一家猫，扛着掀橛，见员外一进门，就吆喝说，我去活埋二少爷去，就一溜烟跑出去了，到了野坡内，使橛头把家猫砸死埋了，就扛着一个血淋淋的橛头回来，叫员外一看，说道，小人这可伤天理了，员外说道，好了好了，这个怪物再不敢上我家来托生了，那贱人也跳井死了，这算干净了，这且不提。

再说王忠抱着那怪孩，一溜烟跑出去，跑了七八里地，遇见一个老头子，穿的衣服破烂，就说道，大爷，你愿意发财么，那个人瞪了他一眼，说道，我是要饭吃的人，可有什么财气可发呢，王忠说，你先别走，你且站下，我有话同你说，就把那个怪孩子放在地下，打开包袱一看，老头子吓了一跳，说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王忠说道，这是一个人，是个小娃娃，他母亲死了，他父亲把他弃了，若是有人收养他，是行一件大好事，是救一个性命，我这里还有三个元宝，三疋绸子，你若收养他，我就给你这三个元宝，三疋绸子呢，那个老头儿闻听此言，满面带笑，说道，元宝绸子，我是不要的，我但抱这孩子去罢，我给他找一个主，救他的性命罢，王忠听了此言，心中大喜，就将元宝绸子交于老头，老头不要，他又不依，无奈何收了，王忠问道，你老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名号，老头儿说，我姓衣叫衣天禄，是衣家庄人氏，王忠说，很好，衣大爷我给你磕头了，你老人家费心吧，老头说，好说，好说，这件事全在我身上，你放心罢，抱起孩子来就

走，王忠还在那里站着呢，看着老头走远了，他才转身回去了，这且不提。

且说衣天祿，他本是个教友，这一天正要上胡家庄去赶瞻礼，逢见这个事，他如何不收，就抱着孩子上了胡家庄，见了神父，给神父磕了一个头，神父见他怀内抱着耸高一件东西，就问道，你抱的什么东西，衣天祿说，我给神父送礼来了，神父笑道，你这个穷教友，可有什么礼物可献呢，衣天祿就解开怀，打开包袱一看，把神父吓了一跳，说道，这是什么东西，衣天祿就把路上遇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神父，并求神父给这孩子领洗，神父很喜，就叫胡模范作代父，起名叫他伯亚明，给那孩子领了洗，说也希奇，以领了洗，那孩子变了容貌，脱了一层皮，成了一个极俊美极美的小婴孩，朱口桃腮，十分可爱，众人见了这个奇事，都说是圣迹，都赞美天主的仁慈，都说是天主的全能，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富百万父子重逢

领洗能赦罪 洁净人灵魂

不但灵魂净 也能净肉身

天主显全能 坚人的信心

请看那怪孩 如今像天神

上回书说的是，那个怪孩子领了洗，忽然改了容貌，变成了一个极俊美，极体面的小婴孩儿，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是天主的全能，也是领洗的效验，因为领洗能赦人的原本二罪，能洁净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原本二罪，是很丑陋，是很难看，一领了洗把罪赦了，灵魂纯洁，变成了很体面很俊美的，不领洗是魔鬼的奴才，是天主的仇人，

一领了洗，赦了罪，脱了魔鬼的手，成了天主的儿女，是天主可爱的，所以领洗的效验，是在乎洁净灵魂，赦人的原本二罪呢，天主为发显领洗的好处，有时候不但光教灵魂洁净，也教领洗的人肉身洁净了，就如同才说的那个怪孩子一样，一领了洗，立刻变了容貌，成了极美丽的一个小婴孩，当初开天闢地，立世界的时候，天主造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男名亚当，女名厄娃，那是人类的原祖，世上的人，都是他两个传生的，当初原祖在地堂内，吃了命菓，背了天主的命，犯了不听命的罪，这个罪，叫原罪，就是解说，原祖犯的罪，这个罪，传染他的后代子孙，所以世人以孕母胎，就有原罪，有原罪，即不能升天堂，又加上人过了七八岁，开了知识，自己又犯罪，这个罪，叫本罪，有本罪，更不能升天堂了，死后还该下地狱，天主第二位圣子，可怜世人，降生在世，受苦受难，救赎世人，又定了七件圣事，都是为相帮人救灵魂的，第一件圣事，就是领洗，单为赦人的原罪，也赦人的本罪，就是领洗的时候，连原罪本罪都赦了，看起来这领洗圣事，是最要紧的，是救灵魂要紧的法子，因为小孩子不领洗，不能赦原罪，就升不了天堂，若是人长大了，再犯了本罪，若不领洗，还该下地狱，永远受苦，这还了得么，这不是至大的关系么，所以领洗是第一要紧的，众明公，您若是愿意死后免地狱升天堂，总该奉教领洗，若是你们有小孩子，病重了要死，要紧请教友们，给他代洗，救他的灵魂，教他死后升天堂，这是最要紧的，切记切记。

余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自富百万闹此事以后，不觉又是一年了，一日王忠在田间割麦，见衣天禄从此经过，遂邀他住下，说道，衣大爷好么，衣天禄抬头，见是王忠，就说道，我想是何人，原来是王第二的，遂同坐于树下谈话，王忠说道，不见大爷，攸忽一年了，但不知那个孩子，现今如何，衣天禄答道，那个

孩子现今很好，又胖又大，又俊又美，成了个极体面的好孩子，王忠闻言，不免吃惊，问道，此事果真否，衣天禄说，谁还欺哄你不成，王忠说，何以至此，衣天禄遂将孩子领洗，变了容貌的事，说了一遍，王忠又惊又喜，说道，衣大爷，又该你老人家发财了，衣天禄说，我有什么财气可发呢，王忠遂将那孩子的来历，说了一遍，又说道，如今你去见我们的员外，告说此事，他必赏你三个大元宝，于是王忠邀衣天禄，同到富家营，见了富百万，衣天禄说道，员外恭喜了，富百万问道，老兄何人，姓字名谁，有何喜可贺呢，衣天禄道，我是衣家庄人氏，姓衣名天禄，特来与员外贺喜，富百万说，不知老兄所贺的甚事，衣天禄说，一年前员外得了个佳公子，岂不可贺么，富百万闻听此言，红了脸，说道，诚有此事，但是那个怪物，我已教人把他活埋了，再别提这事了，衣天禄说，员外差矣，你的公子现在胡家庄，天主堂育婴堂内，现在活着，怎说他死了呢，员外说，岂有此事，你别哄我，王忠跪下说道，不瞞员外，这是真的，当初员外命我活埋公子，我抱着公子逃出外边，遇见衣天禄，求衣天禄救公子一命，衣天禄将公子抱去，今还在胡家庄育婴堂内呢，员外咳声说道，那样怪物，谁家要他，神父就不嗔嫌么，衣天禄说，神父设立育婴堂，单为收养无爹无娘，无人照看的孩童，无论丑俊，残疾聋瞎，一概全收，真是一大慈善事业，但是员外的公子，如今变了像貌，成了一个极美丽的孩童，富百万闻听此言，呆了半晌，说道，此事果真么，衣天禄说，岂敢欺哄员外，员外说道，咱们去看看，遂套上车，同衣天禄王忠，一齐往胡家庄去了，到了那里，先叫衣天禄进去，稟见神父，说明来意，神父准见，然后出来，领着员外进去，见了神父，给神父使了礼，让座坐下，员外开言道，听说我那个丑怪孩子蒙神父不弃，收养至今，可是真的么，神父说是真的，员外说，可得一见么，神父说，这个容易，逐叫胡模范，往育婴堂去，不多时将孩子抱来，员外一看，喜出

望外，遂说道，我的儿，你怎么变的这样美好呢，模范遂将领洗，变了容貌的事，说了一遍，员外喜的两眼淚流，抱起公子来，紧紧不放，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富百万夫妻重逢

词曰

夫妇二人 乃是正婚

除此以外 皆是邪淫

娶妾寻小 乖乎人伦

干犯正道 惹祸临身

诗词勾开，书接上回，且说员外见了公子，喜的两眼流淚，紧不放遂说道，我的儿，我不想又见了你，当初为父的，差一点害了你，幸得神父救了你，你长大了，你可别忘了神父的恩典，遂跪下给神父磕头，说道，我父子都感神父的恩，终身不能忘了，遂起来说道，我把孩子抱回去罢，神父说，那可不行，这孩子已领洗了，是天主教的人了，你不入教，不能教你领孩子，你愿意入教么，富百万平素不喜天主教，闻听此言，心中作难，遂答道，我暂且不奉教，后来再奉教罢，神父说，既是如此，后来再领孩子不迟，员外不得已，将孩子交于模范，说道，全凭先生看顾吾儿了，又向神父说道，全赖神父费心了，说了些道谢的话，遂辞别神父，出来上车回家而去，到了家中，述说此事，合家皆喜，忽有两个差人，自城里来，说道，周县长请员外进城，有话相商，富百万不知何事，急套车进城去了，到了衙门前，周官出来迎接，携手而入，到了里边客舍内，分宾主而坐，员外问曰，蒙县长叫来，不知有何事情，周官曰，多日不见员外，特请来一叙，

不知员外现下如何，诸事顺适否，员外叹，一言难尽，遂将往胡家庄来回之事，述说一遍，周官曰，此诚美事，二公子在该处，有人照料，若目下回家，却无人抚养，员外何不再续玄呢，员外答道，急切无合适者，周官曰，吾乡有邻某，因瘟疫荒旱，家败人亡，只剩其父女二人，今逃荒至此，吾欲作媒，与足下成秦晋如何，员外曰，其女年庚几何，答曰二十余岁，员外曰，吾年过五旬，恐年庚不相当，有误人之青春，周官曰，足下有百万之富，人皆攀仰，岂能以年庚上下相嫌乎，员外曰，果如此，即听尊命，周官曰，既已允诺，明日当为员外娶之，就在敝衙迎亲，一切粧奁化费，吾当为员外备之，于是悬灯挂彩，鼓乐喧天，大堂上摆设香案，燃上灯烛，丫嬛扶出新人，锦绣花簇，佩褙叮咚，二人拜了天地，立起身来，又相交拜，然后丫嬛扶新人，入内去了，于是大张盛筵，接待宾朋，来与贺者，联肩接踵，果是谈笑皆鸿儒，坐上无白丁，腾蛟起凤，珠履帽玳，以极一时之盛，天色向晚，宾客替散，有老妪导引新郎入洞房，有两行红灯前导，才一入门，看见陈氏女，不觉大吃一惊，吆喝有鬼有鬼，转身要跑，不料被门限绊倒，上来许多丫嬛，杈耙扫帚，扑面打来，没头没脸，打了一顿，打的新郎哀声不止，吆喝救命，周官闻听喧嚷，前来看视，喝住丫嬛，才得住手，新郎爬起，一溜烟跑出洞房，见了周官，惊惶呼喘，大声说道，有鬼有鬼，周官见他模样，一阵好笑，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处，且到前边客舍再讲，到客舍落座，周官问曰，今是喜庆良辰，员外何故如此惶张，大吆小喝呢，员外说，有鬼有鬼，周官曰，岂是新人屋内有鬼么，员外说，县长有所不知，听我说来，前年拙妻陈氏，生一怪物，我疑她不贞，将她活埋，今这新人却与陈氏一般，必是她的鬼魂出世，来与我索命呢，周官大笑曰，杯中之蛇，自疑自怕，岂是有鬼，不过员外肚中，自己有鬼了，前几日你妻舅陈生高，来衙呈控，传你谋害其姐，我细加审问，始知当初富洪，将其母

亲偷送娘门，隐藏至今，是以我今设谋，使你夫妇重逢，哪里有鬼呢，这新人实是你的旧妻陈氏啊，员外闻听此言，呆愣了半天，说道，此事果真么，周官说道，谁还哄你么，员外听了此言，起来就跑，跑到新人房内，扑通跪下，说道，我的贤妻呀，我可冤屈死你了，陈氏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呜呜咽咽，不能成声，员外也流泪说道，贤妻不必哭了，都是我的不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了，说罢，也放声大哭开了，夫妇二人，哭了半天，有丫嬛解劝，始止住淚眼，忽有人进来说道，请员外外边接客，有来与员外贺喜的了。

员外急忙起来，到了外边，抬头一看，只见富洪富莲姐弟二人，跑到近前，跪下与员外磕头，说道，给爹爹恭喜，给爹爹请安，后边又来了两个，一个是李成，一个是王忠，跑到近前，跪下磕头说，给员外恭喜，与员外请安，员外发怒说，您这两个奴才好大胆，怎么胡弄我呢，您太太没死，怎么说她死了呢，为何不说实话呢，李成说道，若是说了实话，焉有今日呢，员外说，好奴才，受罚吧，李成说道，当初是我同少爷救了太太不死，送回娘门，以致今日员外与太太得相重逢，是奴才有罪了，请员外加罚吧，王忠说道，当初是我救了二公子，送去胡家庄，以致他如今成了一个美貌好童，是奴才有罪了，请员外加罚吧，员外说道，好奴才，你们好做作，现在我手内没什么给你们，我回到家时，给你们两个二千银子，行不行呢，二人答道，谢员外的赏了，遂磕了头，起来，说道，这个罚真不赖，员外你多罚吧，越罚的多了越好，众人都笑开了。

只见富洪富莲，姐弟两个，也跪下说道，我们孩儿两个，也当受罚了，请爹爹加罚吧，员外说道，好畜性，你们去见您母亲，叫您母亲罚你们吧，富莲富洪就跑到洞房内，跪说道，俺爹爹叫俺来领罚咧，陈氏惶忙将他两个拉起，说道，我的好孩子，我忘不了你们的好处，

我现在没有什么给你们，到家时，我有一对翡翠西瓜，俱是价值千金，我赏你们每人一个，二人磕头说，谢母亲的赏了，遂跑出来，喜的跳高，众人无不欢喜，自此夫妇二人重逢，和好如初，将从前的忧苦，一扫净光了，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富家营模范讲道

上回书说的是，富百万夫妇重逢，这婚姻大事，一男一女，正夫正妻，是终身不可离散的，当初开天闢地，天主造了一男一女，使他二人配为夫妇，所以这婚姻大事，是天主定的，圣经耶稣说，天主结合的，人不能分开，就是解说，男的不许休他妻子，女的也不许离他男的，若是男的休了正妻，另娶别的，那是犯奸淫，是有大罪的，若是女的离开他正夫，另嫁别人，也是犯奸淫的罪，所以夫妇二人，是不能离散的，若是女的死了，男的才能娶别的，若是男的死了。女的才能另嫁别人，若是夫妇二人都活着，那是万不能拆散的，若是人守这条规矩，天主必然加福，古时候意大利国，罗马人，守此规矩，天主降福他们，使他们国富兵强，甲于天下，东征西战，到处皆胜，一个全欧洲，都成了罗马人的属国，后来罗马人，慢慢不守此规，娶小娶妾，天主不降福他们，因此慢慢衰败了，我们中国如何呢，有许多财主，娶小娶妾，有三房四房，那些居上位的，往往也有此病，娶小娶妾，不止三房四房，七八房的也有，以如此人管理国家，国家还能强胜么？我说这话，不过是一隅三反，要人自省的意思，如今我们中国，要富国强兵，必当去此颓风，若不去此颓风，难以富国强兵，难使国家强胜，从来因食色败坏国家者，可是不少，夏亡以嬉妹，商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晋乱以骊姬，楚亡因夺媳，吴亡以西施，从来贪色败国者，不一而足，夫前人之事，后人哀之矣，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富百万夫妇重逢，大张盛筵，庆贺三天，然后周官备了两乘花桥，使他夫妇二人坐了，又备轿車两辆，使富莲富洪姐弟二人坐了，鼓乐喧天，炮声振耳，将他们送回富家营去了，自此他夫妇二人，不但和好如初，且是较前更亲爱了，上下人等，无不欢喜，但是二公子还在胡家庄，不能回来，因此陈妇人常常涕哭，屡催员外去领公子，只因神父有言在先，若不奉教，不准去领，员外也是无法，也是哭涕，富洪说道，父亲母亲，不必哭了，天主教的道理，我们不懂，何不将胡模范请来，讲给咱听，若是好教，我们即可信从，兄弟也就可回来了，员外说，那样也好，你就去吧，富洪即套上车，往胡家庄去了，进了教堂，见了神父，说明来意，神父就教模范，同富洪往富家营去了，到了那里，员外出来迎接，领入待客厅内，分宾主而坐，员外开言曰，前几日在胡家庄，得见先生，因时刻促短，未得领教，今特请来一叙，模范说道，好说好说，刚说道这里，忽有家人进来说道，太太来了，模范抬头一看，只见那妇人，朴衣端庄，容颜温良，走向前来，员外说，这是我的拙荆，模范惶忙站起，员外又说，这是胡先生，那妇人即道了一个万福，模范还了半礼，然后落座，那妇人也坐在员外旁边，陈氏开言道，听说吾儿在贵教堂，得蒙领洗，变成极美的容貌，这都是神父先生提拔之恩，又蒙教堂抚养，照顾一切，敝人感恩不尽了，模范答道，好说好说，员外说，神父有言在先，不领洗不能去领孩子，但是拙内念子情切，日夜哭泣，他母子二人，一年多没见面了，今特请先主前来相商，可否将愚儿暂且领回家中，使他母子得见一面，说至此，陈妇人两眼落下泪来，员外亦显悲凄，模范忙答曰，员外太太不必动哀，二公子早晚必要回来的，只因他已经领洗，成了天主的儿女，成了圣教会的人了，必先受些教育，等他开了知识，学些经言道理，教他知道恭敬天主，那时再回家，

也不为迟，员外说道，我今老了，恐怕不能等待，若再等待八九年，恐怕我就入了墓了，模范说，既如此，何不急速入教呢，神父有言，你们若是真心不教，公子可以回来，员外道，奉教之事，我一些不知，敢问奉教有何益处。

模范答曰，奉教是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天主是造天地万物的大主，是世人的大父母，天地万物神人的根原，人应该恭敬他，如今我们头顶天，脚踏地，天地如同一处大房子，盛着我们，这都是天主的恩典，我们吃五谷百果，穿绸缎麻疋，这都是天主赏的，我们受天主如许恩典，不该恭敬他么，人承受了父母的家业，该当孝顺父母，若不孝顺父母，就算忤逆不孝，人承受天主的恩典，也该恭敬天主，若不恭敬天主，那就算是没良心了。

再说人的灵魂，人有灵魂肉身两件，肉身有死有坏，灵魂不死不灭，这个灵魂是永远常在的，人在世上有行善的，有作恶的，行善的死后受赏，升天堂享福，作恶的死后下地狱，永远受苦，关系是无比重大的，所以救灵魂，是要紧的，就是想法子教灵魂死后不下地狱，得升天堂，这就谓之救灵魂，这就是进教的好处。

陈氏应声而问曰，俺是恭敬佛爷，佛爷也是一位神，也有灵验，恭敬他还不够么，何必定要恭敬天主呢，模范敛容答道，太太敬佛，亦知佛是何如人否，太太说，不知详细，但知他是西天来的，模范说，西天就是天竺国，即是印度国，汉朝时张骞出西域，到过印度国，那国里没有王化，粗俗的很咧，净些野人，佛是印度国王的太子，也是一个野人，恭敬他有何益处，且佛生于周朝周昭王年间，至今已数千年了，他不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他早已死去了，你即便恭敬他，他也不知道，也不能保护你，你敬他有什么益处呢，不是白费心么。

太太说，中国人通是恭敬佛，入天主教的很少，我们该当随大众，岂可矫情立异么，模范答道，如此说来，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了，夫事之好歹，不必较论多少，土块多，金子少，亦将轻视金子，重视土块么，且世上小人多，君子少，亦能贱君子，而重小人么。

太太又说，我家现有佛堂，早晚烧些香，烧些纸，预备死后阴间里用，这事岂是无用么，模范答道，这也是无用之事，因为行善得好，作恶受罚，是人所共知的，你若行了善，死后必然得好，就是升天堂享福，你若作恶犯罪，死后必然受罚，就是下地狱受苦，所以死后的祸福，全在行善不行善，不在乎烧纸不烧纸，岂不闻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么，且汉朝起头有纸，是蔡伦做的，汉朝以前，並沒有纸，无纸，必不烧纸，虽不烧纸，却出了些圣王圣人，贤人君子，如尧舜禹汤，周公文武，孔孟颜会，汉朝以后，虽有纸，风俗败坏，大不如从前了，出了些昏君奸臣，作恶的小人，由此看来，人的好歹，不在烧纸不烧纸，人死后的祸福，也不在烧纸不烧纸，是全在行善不行善呢，譬如那些做贼的，断道的，赌钱的，吃大烟的，无所而不为的，种种小人，不一而足，他们有时也上庙烧香烧纸，难道说，他们死后就能得好么，那些好人，譬如尧舜，禹汤，周公文武，孔孟颜会，他们没烧香烧纸，难道说，他们死后不得好么，此事不近情理，请太太思之。

太太又道：天主教虽好，是外国传来的，若入天主教，必被人嗤笑说，是二诡子，模范答曰，非也，昔孔子生于鲁，传道于齐楚宋卫之间，人多信从，孟子生于鄒，亦传道于齐鲁滕薛之间，人多信从，以其道真，不必分畛域也，今天主教是真教，虽传自西国，又何足为

嫌乎，岂不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必分地方之远近也，当知善恶不业行，邪正不并立也，若你们愿意入天主教，就该弃绝邪神，即是自今以后，不许敬佛，不许烧纸烧香，回过头来，真心恭敬天主，报答天主的恩，这样能救灵魂，死后能升天享福，你们愿意不愿意呢，员外太太听到这里，心中作难，欲要说不奉教，孩子回不来，欲要说奉教，又怕人嗤笑，又舍不得那块生铁佛，且是烧纸烧香，是从小习惯了的，如同吸大烟食酒的，虽知是毒气，你若劝他立时改，他还不愿意呢，因此心中作难，一言不发，模范见此光景，料想无效，遂说道，你们既不入教，我就要回去了，遂起来向着员外一辑，即出门而去，陈妇人遂放声大哭，以为孩子回不来了，员外也哭，他夫妇二人，一齐哭起来了，太太说，我的儿呀，可想死我了，员外道，我的儿，你多咱回来呢，号咷之声，达于户外，忽一人进来，说道，你们不用哭了，我去把孩子领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偷孩子

且说员外太太，正哭到悲切之处。忽进来一人说道，你们不用哭了，我去把孩子领来，员外一看，是他妻舅陈生高，其人自幼习武，学会一身工夫，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又会飞檐走壁，当时见他姐夫姐姐，哭的悲哀，遂生了大怒，要去领孩子，员外说道，你有什么法子，他答道，把他偷来就是了，员外摆手说道，不行不行，若是闯出祸来，我们担架不起，陈生高发怒道，好小胆，有事算我的，晚上用了饱饭，他就紮了个头紧脚紧，拿了一口钢刀，往外就走，员外拦挡他，他把员外推倒在地，遂飞身上房，一溜烟不见了，把员外陈氏吓了个呆呆。

且说陈生高到了胡家庄，时有三更天，见那围墙有二丈高，暗自说道，我初次到此，地理不熟，这待如何是好，忽听锣响，来了一个

更夫，到了近前，陈生高一伸腿，将他绊倒，抽出刀来，在他脸上挡了两挡，更夫吓的说道，好汉爷饶命，陈生高说，我问你一事，你若实说，我就饶你，更夫说，凡我知道的，我都实说，陈生高说，礼拜堂在哪里，神父住宅在哪里，育婴堂在那里，你快说来，更夫答道，你看那房项巍峨，高冲云霄，那就是礼拜堂，礼拜堂西，有一院落，是神父的住宅，礼拜堂东，有一院落，那就是育婴堂，陈生高解下他的紫包，把他绑起来，又割他衣襟塞他的口，说道，你先在这里等着，我回来放你，遂飞身上墙，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到了那大堂顶上，往四下里一看，房屋层层，甚是齐整，西院内无有灯火，寂无人声，东院内尚有灯火，灯光发明，他即翻身下来，直扑东院而去，到了近前，他又飞身上墙，往里一看，有一溜北屋，约有十间，内里放出灯光，俱是玻璃窗子，他即从墙上跳到院中，走向前去偷看，见里面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贴靠北墙一溜床，铺设的干净，每床上有五个婴孩，各有奶母照管，他即推开窗子，往里一窥，把刀一挡，说道，你们别嚷，嚷就是一刀，那些奶母，俱不敢做声，他又把刀一指，问一个奶母说，富家营那个小孩在哪里，那个奶母吓昏了，不知东西南北了，遂指说，这个就是，陈生高就把那个婴孩拿起来，揣在怀里，把腰束好，说道，不许吵嚷，若是吵嚷，我杀你们一个干净，说罢出了门，飞身上墙，一溜烟就不见了。

且说员外太太，自陈生高去后，提心吊胆，一夜没睡，到五更时，有人叫门，开门一看，陈生高来了，见他怀中耸高，不知何物，他说道，我把外甥偷回来了，员外太太且惊且喜，陈生高解开怀，将孩子递于太太，太太接去一看，罢了罢了，是一个女婴孩啊，你偷差了，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天主教设立育婴堂，是单为收养那些无爹无娘的孩子，凡是无人照管的孩子，无论疾病残缺，无论几岁，无论几个月，几天的婴孩，若是送去，无不收留，僱上奶姆，奶活他们，抚养他们，若是长大成人，就给他择配成婚，成了一家人家，岂不好么，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慈善事业呢，我到过青岛，烟台，天津，北平，济南府，青州府，凡是有大堂的地方，俱有育婴堂，俱收留无爹无娘，无依无靠的婴孩，足见天主教是多样爱人，不图名不图利，单为可怜人，救他们的性命，真是第一慈善事了，众明公您看，这是多么好呢，往后你们注意，若遇着这样的婴孩，千万不可抛弃，千万不要漠然不顾，该当把他送到天主教育婴堂内，救他一命，你也积一个大功德。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上回说的是，陈生高把孩子递于太太，太太接过去一看，说道，罢了罢了，这是个女婴孩啊，陈生高吃惊，说道，这是我拿错了，这且不表，且说次日洪铜县周官，接了胡家庄张神父公函，内开本月某日，有飞贼入育婴堂，偷窃女孩一名，祈将人速拿到案，并送还女婴孩一名等语，周官见信，吃一大惊，即速个传三班六房，急速拿人，两个班头一名范疆，一名张达，即带领差役下乡拿人，辑访三天，并无下落，周官发怒，将二人好打，打的股臀流血，两腿点瘤，退下堂来，到了自己房内，骂道，好糊涂官，出这样没头票子，怎么拿人呢，那个说道，好贼种，没名没姓，若是有名有姓，那就好办他了，此时天有二更天气，众人都来看视，都为两个班头担忧，张达问众人道，你们知道这个贼是谁么，众人皆言不知，范疆说道，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俺两个的晦气了，若拿不住，三天以后，又得挨打，忽听外边有人说道，我知道，众人即开门看视，却不见一人，众人惊道，这真怪了，听得有人说话，怎么不见人呢，有的说，恐怕是我们听错了，此时天又交三更了，于是大家困倦，有睡觉的，

有吸大烟的，有看牌的，有说话的，忽又听外边有人说道，我知道，众人吃了一大惊，急忙开门看视，却又不見一人，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捉拿陈生高

天主教设立育婴堂，是单为收养那些无爹无娘的孩子，凡是无人照管的孩子，无论疾病残缺，无论几岁，无论几个月，几天的婴孩，若是送去，无不收留，僱上奶姆，奶活他们，抚养他们，若是长大成人，就给他择配成婚，成了一家人家，岂不好么，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慈善事业呢，我到过青岛，烟台，天津，北平，济南府，青州府，凡是有大堂的地方，俱有育婴堂，俱收留无爹无娘，无依无靠的婴孩，足见天主教是多样爱人，不图名不图利，单为可怜人，救他们的性命，真是第一慈善事了，众明公您看，这是多么好呢，往后你们注意，若遇着这样的婴孩，千万不可抛弃，千万不要漠然不顾，该当把他送到天主教育婴堂内，救他一命，你也积一个大功德。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上回说的是，陈生高把孩子递于太太，太太接过去一看，说道，罢了罢了，这是个女婴孩啊，陈生高吃惊，说道，这是我拿错了，这且不表，且说次日洪铜县周官，接了胡家庄张神父公函，内开本月某日，有飞贼入育婴堂，偷窃女孩一名，祈将人速拿到案，并送还女婴孩一名等语，周官见信，吃一大惊，即速个传三班六房，急速拿人，两个班头一名范疆，一名张达，即带领差役下乡拿人，辑访三天，并无下落，周官发怒，将二人好打，打的股臀流血，两腿点瘤，退下堂来，到了自己房内，骂道，好糊涂官，出这样没头票子，怎么拿人呢，那个说道，好贼种，没名没姓，若是有名有姓，那就好办他了，此时天有二更天气，众人都来看视，都为两个班

头担忧，张达问众人道，你们知道这个贼是谁么，众人皆言不知，范疆说道，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俺两个的晦气了，若拿不住，三天以后，又得挨打，忽听外边有人说道，我知道，众人即开门看视，却不见一人，众人惊道，这真怪了，听得有人说话，怎么不见人呢，有的说，恐怕是我们听错了，此时天又交三更了，于是大家困倦，有睡觉的，有吸大烟的，有看牌的，有说话的，忽又听外边有人说道，我知道，众人吃了一大惊，急忙开门看视，却又不见一人，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二拿陈生高

且说众人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既开门看视，却又不见一人，众皆大惊，待了多时，并无动静，此时已有四更将尽了，众人关上门，欲待睡觉，忽飞来一块石子，打的门响，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众人急开门看视，见有一个纸包，内有一块石头，落在门前，上边写着两行字，说道，此事我知道，明天上北关三春馆内，请我的客，我告诉你们，众人看了，皆惊疑不定，有说此人是鬼，有说此人是夜游神，有说此人是侠客，纷论不一，范疆说道，无论如何，明天到北关三春馆内，看是怎样，此时已交五更，众人也不睡了，第二天早晨已牌时，范疆张达到了三春馆内，并不见一人，各客屋内，俱是冷冷静静，一个客人也无有，二人等了半天，也无有一个人来，二人心中闷倦了，就要酒来，二人嗑酒，嗑了半天，仍是无有客来，范疆说道，咱们今天夜间见了鬼了，张达说，不然，现有纸包石子为凭，一定是人，并不是鬼，范疆就出来到了门头上，同掌柜的说，今日夜间，有一个不识面的朋友，给我们送一信，他说今天在你柜上等我们，我们来了，却又不见面，不知此人是谁，掌柜的你知道么，掌柜的笑道，我可不知道，忽听外边有人说道，我知道，范疆往外一看，见一个讨饭的人，是一个瘸子，在门前躺着，笑嘻嘻的说道，我知道，范疆大惊，上前

一辑，说道，大哥既然知道，就同我说了罢，那人说道，我肚中饥饿，先想吃东西啊，范疆说好说，请里边用饭罢，那人就起来，拿着打狗棍，拿着破瓦罐，一瘸一点，跟着范疆，往里边去了，到了上房里，自己坐了上座，摆上酒摆上饭他也不谦让，也吃也嗑，嗑了个伶仃大醉，吃了个肚儿溜圆，吃完了饭，范疆说道，大哥你可说罢，这个案是谁做的呢，你说说也教我们明白，那个瘸一子答道，我说可是说，到底不在这里说，我要上大堂上去说，教县长大老爷听听呢，范疆说道，很好，咱们就去罢，那人说道，我行走不便，给我雇一个小车罢，范疆说道，行得了，就雇了一辆小车，把他推着，上了衙门，箭直上了大堂，张达入内禀报底细，县长立时坐了大堂，问说，胡家庄育婴堂，丢失一个婴孩，你知道是谁做的么，瘸子说道，我知道，县长说，那人姓字名谁呢，瘸子说道，那人姓陈名叫陈生高，县长说陈生高现在何处呢，瘸子说道，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明人不作暗事，我实话同你说罢，陈生高就是我，我就是陈生高，说罢，一个箭步跳出大堂，也不瘸了，其行如飞，倏时不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三拿陈生高

话说陈生高在县长面前，吐露了名姓，遂一个箭步，跳出大堂外，也不瘸了，其行如飞，倏时踪影不见，众人无不大惑，县长也呆了半晌，遂向范疆张达说道，如今贼人有了姓名了，可就好办了，你们二位快快拿人罢，说罢退堂，回内宅而去，两个班头说道，这件事，又费事了，这个陈生高是个飞贼，必然武艺高强，怎么拿得住他呢，但是既有上命，不得不办，于是带了十名差役，往四乡缉拿，缉访三天，并无下落，回来被县长每人打了二百板子，打的屁股流血，又放三天限期，逼命务要拿住，若拿不住，定要将他二人一板子处死，二人退下堂来，埋怨道，晦气晦气，倒运倒运，三天以后，若不得差使，咱这点小命就没有了，无奈何多带差役下乡缉拿，访了两天，仍无音信，

第三天又带差役要出城访拿，才到城门，听见上边有人说话，说道，二位老总要往何处去呢，范张二人抬头一看，在那城门楼子顶上站立一人，正是陈生高，忙说道，陈大爷你在这里么，请你下来罢，俺正是为你来的咧，陈生高说，怎么样，还不消差么，我已竟到了案了，范疆说道，不用提了，自从你老人家走了以后，县长逼令我们寻找你老人家，找了三天，并没找得，故此我们二人，都受了责，打的髀股流血，腿也瘸了，走不动了，又限定三天，叫我们请到你老人家前去，若三天以内请不到，即将俺二人打死，今天是第三天了，你老人家救命罢，若是你不去，我们就没有命了，俺们的性命悬于你手了，说罢和捣蒜的一般磕头，陈生高哈哈大笑道，这可不对付了，不想你们受这样的连累，你们回去罢，若县长打你们的时候，我去解救，说罢飞身而去，不见踪影，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四拿陈生高

且说陈生高在那城门楼上，说了几句话，飘身下去，踪影不见，弄的众人呆了半天，不知怎样是好，欲待追寻，又不知他往何处去了，即便见面，也难以拿得住他，左思右想，无法可施，不得已就回去了，范疆说道，晦气晦气，该当我们挨打了，张达说道，倒运倒运，今天我们的性命不保了，果然到了晚上又逼缴，官问拿住人否，二人答道，未曾拿住，县长发怒，喝令将他二人重打四百板子，两边答应一声，才待动刑，忽从外边进来一人说道，是我来了，指着县长说道，老爷不必发怒，不必打他二人，既然找我，我今来了，请问县长有何分咐，县长一看，正是陈生高，猛吃一惊，遂大怒说道，你偷劫孩子，大犯法律，应当治罪，差役们还不拿人，众人吵的一声，一齐动手，陈生高摆动双拳，将众人纷纷打倒在地，他却把脚一跺，飞身上房，又不见踪影了，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悬赏格五拿陈生高

且说陈生高，轮拳将众人打倒，飞身上房，又踪影不见，众人惊呆半天，说道，这样飞贼，是无法办他了，县长寻思半天，出了赏格，张挂四门，如有拿获陈生高者，赏银三百两，一面差人仍然下乡缉访，这一日范张二班头，领人出城缉访，路过一座树林，内有一人，手持弹弓打鸟，打的准头很好，弹丸所到之处，鸟皆落地，众人遂入林内，问其姓名，其人自言姓周名青，家中贫穷，专赖打猎为生，说话之间，又有一鸿雁经过，周青拉满弓，一弹打去，把那飞雁打落于地，众人喝采，都说好准头，周青说道，这个何足为奇，我这弹弓，能以百步穿杨，不亚战国大将养由基，众人惊讶道，养由基是自古第一个有名的箭手，难道说你也敢同他相比么，众位不信，咱就试试，请看南边这棵大杨树，你们众位号出五个杨叶来，记准了，我在百步之外，我要把这五个叶子打落在地，众人果然记出五个叶子，只见周青拉满弓，依次打去，那五个叶子，皆纷纷落地，众人喝采，皆说好武艺，忽听林有人说道，好一个茂林，绿树阴浓、咱们住下歇歇罢，众人抬头一看，却是陈生高来了，骑着一匹大马，有一个小厮跟着，范疆高声说道，陈大爷来了，请这里歇歇再走，陈生高见有差役，不敢住下，遂答道，请了请了，失陪了失陪了，改日再见，遂催马要走，不提防嗖的一声，从林内飞来一个铅弹，正落在他脑袋上，把他打昏了，扑通一声、张下马来，后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陈生高受刑

且说陈生高，见有差役不敢住下，想要逃走，却被一个铅弹飞来，打着脑袋，打昏了，跌下马来，众差役上前把他拿住，捆绑起来，把他放在马上，驮进城中去了，县长大喜，立时坐堂，把陈生高提上来讯问，此时陈生高已竟苏醒过来了，县长说，陈生高，你如何偷的孩

子，把孩子放在何处，你细细说明，以免动刑，陈生高说，我上胡家庄天主堂育婴堂内，偷出女婴一名，寄放在富家营，富百万我姐夫手中，这就是已往实情，大丈夫敢作敢当，视死如归，岂怕受刑，县长看着办罢，县长说，好东西，给我押下去，两边答应一声，给他上了手铐脚镣，押入南牢去了，县长又找了火签，将富百万提来，说道，你为何交通贼匪，偷抢婴孩，富百万答道，此事皆陈生高所为与我无干，县长说道，现在婴孩在你家中寄存，你明是窝主，焉能说无干，你也有罪，我们虽是朋友，但国法所在，不敢徇私，也当把你押下，遂吩咐把员外押在下处，县长因事关重大不敢决断，遂详文到太原府求其断决，不一日下来文书，周县长看明白，即将富百万打入南牢之中，又将陈生高，填入木笼内，摆列在北城门上，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富公子南牢探亲

且说陈生高填入木笼，富百万打在南牢，这个信传出去，传到富家营，合家惊惶，合家痛哭，富洪说现在不知父亲是何光景，我要进城去探看一番，或者父亲在牢内受苦，我花上钱买嘱狱卒，教他宽松我父亲，以尽我人子之心，就拿了提包，装上几包银子，往外就跑，富莲一手把他拉住说道，兄弟你且等一等，我也要去，富洪说，姐姐去不得，一者你从小没出过大门，二者你是女流之辈，衙门口里，监牢狱里，你如何进得去，陈夫人也是不教他去，富莲就躺在地下打滚，说道，若不教我去，我要碰死，陈夫人无法，只得许他，他就入内换了衣服，女扮男装，同富洪进城去了，到了城里走大街，过小巷，转弯抹角，来到狱门，望里巴瞧，狱卒喝道，做什么的，富洪说，要上里边看看，狱卒叱道，这是什么地方，也能随便进去看么，退后退后，富莲说兄弟你拿着提包做何用呢，一句话把富洪提醒了，就掏出二两

银子来，递给狱卒，狱卒立时面笑说道，你贵姓呀，富洪说，我姓富，狱卒说，原是富公子到了，快里边吧，就开了门，让他两个进去了，到了里边，看见一个大院，周围有高大群墙，上边有棘茨封插，靠南墙一溜南屋，约有二十余间，有个狱卒名叫舖头，在那里把门，见了富洪问道，您二位学生是做什么的，富洪说道，要来看看我们的父亲，舖头说，你们的父亲是谁，富洪说，我们的父亲，名叫富云升，舖头摇晃头说道，这里没有这个人，没有姓富的，你们回去罢，富洪心里明白，这又是要钱，遂掏出四两白银，递给舖头，只见舖头立刻起来，满面陪笑，说道，噫，好说好说，是我一时忘记，这里果然有一姓富的，你们快进来吧，我领你们去看看他，领着他们到了里边，看见那些受罪的人很多，又到了尽西头那一间，才看见他们的父亲，见富云升在湿地下坐着，带着手铐脚镣，已弄得蓬头散发，满脸灰上，不像人样了，他两个一见，放声大哭，富云升说道，噫，我的孩子来了，他父子三人抱头大哭，哭的实是叹人，哭了半天，哭个不住，忽然舖头过来说道，你们不用哭了，光哭还当了事儿么，二位公子还是回家想法打救您父亲为是，富云升说，是呀，孩子们不用哭了，他两个才止住泪，看了看里边那些受罪的，俱是手铐脚镣，也有抗伽带锁的，也有在湿地下坐着的，里边的老鼠，也不避人，来回的跑，那些臭虫满了屋笆，纷纷的往下落，苍蝇蚊子不少，虱子跳蚤更多，那些犯人带着手铐脚镣，不能动弹，任着它咬，各人都是蓬头散发，污脸垢面如同小鬼一般，俗话说，监牢狱就是一个活地狱，真来不差。

富洪富莲姐弟二人，正在观看，忽来一狱卒，提一水罐，倒在富云升身边，弄的富云升下半身尽是水，富洪吃惊，说道。这是做什么，那狱卒说道，这狱里热气太盛，怕他们长旱病，教他们凉快凉快，省的生病呢，舖头也说道，这是狱中的规矩，不但是您父亲如此，您

看众人皆是如此，富洪一时伤心说道，父亲呐，你在此受这样的苦，真把孩儿疼死了，说罢就哭起来，富莲也哭起来了，父子三人，又哭个不住。

舖头忽然变脸发怒道，我好心好意，领你们进来看看，您只是号天哭地，若教县长听见知道了，我担架不起，您两个快走罢，不由分说，推着他们往外就走，富云升就哭说道，我儿呀，他二人也哭，就说道，俺爹呀，一半走，一半回头看，哭着出了南屋门，到了院中，还是恋恋不舍，不肯即走，富莲坐在地下，又哭起来了，富洪站着也哭，姐妹二人，对面而哭，舖头又发话道，我同你们说什么来，你们这样哭，若被县长听见，我吃罪不起，你们快走罢，你们进来的时候不少了，快出去罢。

二人止住淚眼，向外就走，走了几步，富莲说，兄弟，你拿提包做什么，白来一趟么，富洪说，咳，是我一时胡涂了，遂打开提包，拿去白银四十两，给了舖头，舖头忽然改了面皮，满脸堆笑，说道，二位公子放心，您在这里住一年，也不要紧，您来跟我再去看看您父亲，到了里边，舖头吩咐狱卒，给富云升开了刑具，卸下手铐脚镣，让他炕上坐的。

炕上的虱子纷纷，跳蚤乱迸，臭虫乱趴，富洪又掏出五十两银子，给了舖头，舖头欢喜说道，此处不是富先生所居之处，咱们另寻房子吧，就领着富云升出来，到了西屋内，里边收拾的干干净净，有桌椅条凳，山水字画，排列的甚是齐整，真是别有天地了，富洪不觉失口叹道，钱能通神，真是俗话没错说了，舖头说道，俺这狱里不种高粱谷子，不是靠着财神爷吃饭么，自用有钱，我们不怕跑腿，什么也能办到，无理教他有理，曲的教他直了，病的教他好了，死的教他活了，受罪的教他享福了，富洪说道，我有的是钱，自要你好好待承我的父

亲，我要大大赏你咧，舖头欢喜说道，富大爷你放心，小人无不尽力，遂出去叫了一桌酒席来，摆在桌上，推富云升上坐，使二公子一左一右，自己打横相陪，也吃也嗑，也说也笑，遂向富云升说道，老太爷，这酒席如何，此时光景如何，富云升说道，好极了好极了，好似升了天堂，舖头说，有钱买的鬼上树，这句俗语准不准呢，富云升道，很准很准，我今日亲眼见了，说话之间，天色已不早了，富云升催促二位公子回家，他二人依依不舍，眼中落泪，舖头说道，二位大爷不必动悲，后日再来看望老太爷，这里的事情，一切有我，你们不用挂心，富洪富莲就给他父亲磕了一个头，起来眼中抹泪，父子分离之苦，自不必说，舖头就领他们出外去了，他二人出了狱门，昏昏沉沉，直向大街走去，忽迎面来了一人，头破血出，满脸是血，将他二人揪住，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众绅士进城

且说富洪富莲，正往前走，迎面忽来一人，满脸流血，将他二人揪住，吓的二人魂不付体，仔细看去，却是家人李成，大惊道，你这是怎么的，李成说道，一言难尽，这里不是讲话之处，我们快出城吧，到了城外偏僻之处，李成说道，自从你们进城，太太很不放心，教我探看消息，才到北门，见您舅父陈生高，装在木笼内，他一见我大声哭嚎，两眼流泪，求我救他，他说两天没吃饭了，我急忙买了两个馒头，一壶水，走上前去要喂他，不促防背后守卒，一棍打来，将我打倒，问我是什么人，若是亲人，就将我扣下，我说并非亲故，不过是见他受罪，动了哀怜之心，买馍喂他，是行好耳，守卒才放了我，富洪也将员外在狱中的情形，略说一遍，李成说，咱们快回家免得太太挂心，三人到了家中，见了太太，富洪将员外在狱中景况，哭诉一遍，李成将陈生高站木笼景况，述说一遍，太太听罢，哭了一声，气

咽喉嗓，倒在地下，众人忙救，待了多时，悠悠转魂，又苏醒过来，大哭一场，众人无不落泪，正在悲哭之际，忽一人进来，说道，这事怎样安排呢，众人一看，原来是陈九公，是陈生高的父亲，因他听说儿子站了木笼，又听说员外入了南牢，他这是前来打探消息，一进门，看见众人哭，他就说道，不必哭了，还是想法打救他们要紧，又同富洪说，你打发十个家人，分头去请亲戚朋友们，叫他们明天，务必进城，在城内三合馆内聚齐，我在那里等着他们，我们大众共递保状，就能把他们保出来了。富洪说很好，遂打发十名家人，分头送信去了，到了第二天头午，果然众人都进城来了，内中有张文远。张士杰。王延楷。李文成。赵明星。沈同三，韩荆州。杨桂清。陈九公。共是九名，俱是员外的亲戚朋友，九人连名写了一张保状，打扮的衣帽整齐，就去见官，官立时坐了堂，众人将保状呈上，官接过去一看，说道，你们来的晚了，现在我也不能作主，昨天上司下来札子，你们知道么，众人说，不知，周官就把札子扔下来了，陈九公急忙拾起，念了一遍，吓的面如土色，说道，坏了坏了，往后就倒，不知事情如何，且看下回便知。

第二十二回 众绅士上胡家庄

且说陈九公拾起札子来一看，上边写着道，陈生高抢夺孩子，应站木笼站死，富云升通谋窝藏，应当监斃，吓的陈九公面如土色，说声不好，往后就倒，别人把他救起，官又拿起札子来，高声朗诵，念了一遍，众人听了，面面相觑，无言对答，官即退堂，众人也就下堂去了，陈九公放声大哭，众人安慰一番，各人垂头丧气，回富家营去了，到了富家营，将此事根由来历，说了一遍，吓的太太大哭一声，张倒地下，气绝而亡，吓的富洪富莲，也张倒地下，没有气了，众人急忙拯救，扶的扶，搥的搥，叫的叫，将他三人好歹救醒，三人放声

大哭，如同发丧一般，满地打滚，令人可叹，众人无不凄惨，无不落泪，正在悲哭之际，富洪拿了绳子，要去上吊，富莲向外就跑，要去跳井，忽一人把他挡住，说道，不必如此，我有法子了，家人观看，乃是张文远，问道，先生有何妙法，张文远说，现在胡家庄，有个胡模范，是我莫逆之交，他在神父手里，很有面子，我们求他办理此事如何，这也是不得已之事，再也没有别的法子，陈九公说道，天主堂本是原告，他岂肯为我们办理此事，张文远说道，老先生，单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主堂与世俗不同，若世俗人当着此事，必然得步进步，绝不松手，天主堂却不然，你若真心认错，去求宽饶，他没有不宽赦的，众人说很好，怕们就去吧，于是众人领着富洪，坐上大车，往胡家庄去了。

到了那里，先见了胡模范，说明来意，胡模范领他们见了神父，神父说你们要去办此事，须依我两件，一者富云升该全家奉教，你们说和人，也得奉敬，都得立下凭据，二者将盗去的孩子，归还于我，富洪说道，俺全家甘心入教，众人也都应承，遂写了凭据，交给神父，神父即写了一信，交给模范，教他同富洪，往太原府，去见主教，办理此事，他二人各骑一匹快马，直往太原府去了，神父同众人说，四天以后，你们听信罢，众人辞别神父，仍回富家营去了。且说模范，同富洪，到了太原府，见了马主教，哭诉此事，并求主教开恩，办理此事，主教摇头说，太不容易，太不容易，因为官家定了死案，难以再翻，二人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主教说，你们且去歇息，容我思想一回，看是如何，二人退出，到了门房内，到了晚上，里边传出信来说，主教不管此事，富洪一听就大哭起来了，说道，主教既不能管，我在此无益了，遂牵出马来，要走，模范说，天已经黑了，明天再走吧，富洪不听，遂自己骑上马，哭着回去了。

第二十三回 主教面见山西巡抚公

且说富洪独自一人，骑上马，哭着回家去了，到了家中，哭诉一切，合家哭，如同发丧的一般，众人无不落泪，陈九公说道，主教既然不管，此事我们别无法了，只得预备后事，遂吩咐李成进城，多花钱，在狱内盖房子，教员外居住，又买棺材一口，等陈生高死后，好收敛他，李成遵命，进城来了，家中做起白衣裳来，预备给陈生高出殡，如此忙乱，已经三天了，三天以后，众人正在忙乱之际，忽李成慌慌张张，跑回家来，说道，你们快去迎接员外，员外同陈生高，回家来了，亲人听说，又惊又喜，都向外跑，不知后事如何，下回便见。

第二十四回 陈生高人教

且说李成自城内跑回家中，说道，你们快去迎接员外，员外同陈生高回家来了，众人听说，又惊又喜，往外就跑，到了庄外，看见来了一辆大车，众人迎接上去，见是员外，同陈生高，还有胡模范，都在车上，众人又惊又喜，问道，员外何以能得回来，员外说，一言难尽，到家再说，进了庄，到了大门口，太太同富莲接出来，一见喜的抱头大哭，陈九公见了陈生高，父子二人，也是抱头大哭，真是惊喜交加，喜泪汪流了，到了里边，众人落座，又问说，员外同陈生高，如何得能回来呢，员外说，你们问胡先生吧，他全知道。来人就问胡模范，模范说道，此事一言难尽，当初我同大公子上太原府见主教，将此事口诉一遍，求主教办理，主教说，不管，大公子立刻哭着回家来了，公子走了以后，我忽想起一事来，急的我跺脚，是我误事了，现有神父的信，还没给主教看咧，我立时将信送给主教，主教接去一看，立时叫人套车，进了巡抚衙门，见了巡抚公，为员外陈生高求情，巡抚公立时下了大赦单，发到洪铜县，将员外陈生高救出，这就是已往的实情。

众人听了无不欢喜，员外同陈生高说道，胡先生你是俺们的恩人了，请你受俺一拜，说着就跪下去了，太太也跪下去了，陈九公也下了，富洪，富莲，也跪下了，合家子给胡模范磕头，模范说道，你们不要致谢我，这是神父救了你们，你们该当致谢神父，员外说道，不错，是神父救了我们，也是幸亏先生跑腿，神父先生都是我们的恩人了，于是又给模范磕头，合家欢喜，众人无不喜乐。

模范说道，昨天张文远，同众位先生们，在胡家庄，保着你们奉教，你们可得恭敬天主了，员外陈生高说，那是自然，神父先生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是甘心奉教的，全家奉教的，模范说，很好，又说道，你们该上胡家庄去，致谢神父，还有那个小婴孩，我也要抱回去，这是神父吩咐时的，众人道好，于是套上三辆大车，众人坐上，一齐上胡家庄去了，到了堂内，员外同陈生高，领着众人，见了神父，跪在地下，给神父磕头，感谢神父救命大恩，神父说，你们感谢天主吧。这是天主救了你们，你们愿意恭敬天主么，员外同陈生高说道，神父救了我们的性命，是我们再造的父母，神父放心罢，我们甘心奉教，全家奉教，神父说，很好，忽然陈生高跪在神父近前，哭开了，说道，这件事，都是我的不是，我偷了孩子，教神父生气，如今我知过了，甚是懊悔，求神父打我，责治我吧，说罢，又呜呜的哭起来，神父说道，如今你们奉了教，咱们是一家人，一切我都宽放，一概不究了，众人说，神父涵海，我们多谢神父，众人起来，皆大欢喜，都说，神父仁慈，神父又问，那个小婴孩抱回来了没有，模范说道，我抱回她来了，这不是在我怀中么，遂解开怀一看，吓的面如土色，那个婴孩，不喘气了，众人无不大惊，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且说模范解开怀一看，见那孩子死了，众人吃一大惊，岂知并不是死了，是睡大觉咧，仔细一看，才放了心，家人也都大笑，神父向众人说，你们回家去，好好恭敬天主，再不要恭敬庙中的偶像了，众人答应道，谨遵神父之命，于是辞别神父，都回富家营去了，富百万摆席，请客，谢了众人，又叫陈生高，王忠，二人，各骑骏马，带上六百银子，上胡家庄，送给神父，二人到了胡家庄，见了神父，将银子献上，神父问道，你们献银子何意，二人答道，蒙神父救命之恩，无可为谢，些许银子，略表寸心，神父说道，你们好好恭敬天主，真心入教，这就算是谢我了，至于银子，我是不要的，陈生高说道，我们既是拿来，必无拿回之礼，神父不收，即将此银，捐于育婴堂何如，神父说，很好，这算你们帮助慈善事业了，因为育婴堂婴孩很多，花费甚大，正用银子使咧，我就收下了，谢谢你们，神父又说你们初入教，不懂道理，不会经言，须请先生教导你们，二人说，很好，今天回去，明天来请先生了，二人辞别神父，回到富家营，述说一遍，富百万甚喜，即叫富洪，李成，套两辆轿车，到胡家庄请先生，神父一见甚喜，即叫胡模范去教导男的，又叫一位华姑娘去，教导女的，二人遵命，各坐轿车，往富家营去了。

到了富家营，大家欢迎，二人尽心教授，富百万合家受教，学习教规，学习经言问答，且说华姑娘名秀英，自幼读书，四书五经，纲鉴历史，无不精通，一日来到寒食清明节，华秀英同陈太太说道，今天不可许你们上坟拜墓，也不许烧纸烧香，因为你们已经奉了教，这些事情，都该弃绝，陈太太说道，我小时候，也念过书，还记得几句诗咧，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这不是清明烧纸烧香么，这不是古人传下来的么，怎么说是做不得的呢，华秀英说道，人活在世上，要紧吃穿，所以用钱使，人死之后，不吃不嗑了，肉身朽烂，成了灰土，不用穿衣了，你去上

坟供养他，他也不能吃，不能嗑，岂不是虚礼么，岂不是枉然么，人在世上有钱，能买粮买草，买衣服，死了以后，既不吃穿，何用钱呢，所以烧纸是虚的，是无益的，唐诗说，纸灰飞作白蝴蝶，都被风颭的，飘散无踪，何能到死人之手呢，岂不是虚么，唐诗上又有一句话说道，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这不是说的明白么，人死以后，连一滴也不能嗑，何必供养他呢，岂不是无益么。

陈太太说道，若不烧纸烧香，恐被人嗤笑，说俺不孝顺呢，华秀英答道，孝与不孝，不在乎烧纸烧香，当父母生活之时，听说听道，不教父母生气，有好东西，先给父母吃，先给父母用，不教父母受冻受饿，这才是真孝顺啊，有等人打爹骂娘，不给父母吃穿，父母死了以后，却去上坟，上供，那算孝顺么，一定不算孝，因为他做的菜，父母不能吃了，拿回家中，还是自己吃，或是叫老婆孩子吃，这不算孝顺父母，这算孝顺自己的肚子，算是供养妻子儿女，父母何曾吃一口，嗑一口来呢，唐诗上说一滴何曾到九泉，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陈太太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若是不烧纸，把父母忘了，何算追远呢，华秀英说，人有灵魂肉身两件，肉身有死有坏，灵魂不死不灭，是永远常在的，父母临终时，为人子的，当想法子，教父母得一善终，教他的灵魂永远享福，这才是慎终追远的真意思，当知有四端道理，就是死后审判天堂地狱，这是人所不免的，故谓之万民四终，人该当小心谨慎，预备这四终，就是该当恭敬天主，盼望得一个善死，死后到天主台前听审判，能以免了地狱，得升天堂，永享真福，这才是慎终追远的大道理。

奉教人懂得这些道理，更是忘不了父母，更是想念父母，父母死了以后，天天为父母念经，求天主赏赐他们的灵魂，早出炼狱，早升天堂，是天天想念父母，天天忘不了父母，所以奉教人更是孝顺，至于世俗人，不过是过年过节，烧纸烧香，别的时候就把父母忘了，这

算追远么，真不及奉教人多多了，太太说道，姑娘之言，我都明白了，也知道奉教是好了，但不知这炼狱是何意思，华秀英道，人的灵魂离了肉身，去见天主，若没有罪，即升天堂，若有大罪，即下地狱，若没有大罪，只有小罪，天主不罚他下地狱，暂且也不许他升天堂，罚他下炼狱受苦，炼狱是有头儿的，多咱罪罚完了，天主就许他升天堂，人不奉教不领洗，死后不能升天堂，一定下地狱，即便奉教入了洗，若有小罪，死后就得下炼狱，在那里做补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所以下炼狱的很多，故此奉教人，凡父母死去，即为他们念经，求天主宽免他们的炼苦，许他们早升天堂，这是多么孝顺呢，这是多么好呢。

太太说，领教了领教了，如令我知道烧纸无益，再不敢烧纸了，也知道天主教是好，也愿意奉教了，华秀英说，奉教当有真心，不是光在口头上，若不真心，也不能救灵魂，哎哟，你看西间屋里，是个魔鬼要拉你下地狱咧，太太闻听此言，吃一大惊，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华秀英辟异端

上回书说的是陈太太听了华秀英的讲论，知道烧纸是无益，也知道天主教是好，也愿意奉教了，华秀英忽然抬起头来，指着西间屋里道，那有个魔鬼，要拉你下地狱咧，把太太吓的惊惶无措，明公您说，这是怎么的，原来西间屋内，有个佛像，是泥塑的，算个佛堂，陈太太未奉教时，天天早晚在那里烧香，如个才新奉教，还没弃舍那个泥态呢，故此华秀英说道，那个魔鬼要拉你下地狱，就是说的这个泥态，太太闻听此言，吃一大惊，定醒了半天，方才说道，难道说这也是魔鬼么，华秀英说道，泥态本不是魔鬼，但你恭敬他，就引了魔鬼来了，魔鬼就拉你下地狱了，岂没听的说，烧香引鬼么，太太道，人家都说西天活佛是个神，怎么成了魔鬼呢，华秀英说，太太差矣，佛本来是

个人，他岂能称得是神，他本是印度国人，生于周朝周昭王年间，死在雪山之下，他既然有名有姓，有生有死，也是一人，岂能成了神，你拿他当神恭敬，岂不大错了么，佛既生于周朝，周朝以前没有佛，周朝以前虽然没有佛，却早有了夏朝商朝两个朝代，早有了天地万物了，可见这天地万物，必不是佛造的，可见这佛不是天地万物的主子，既然不是天地万物的主子，你恭他，有何益处，他不过是一古人耳，与我们一样，有父母有家乡，有生有死之人耳，岂能称得是神，你恭敬他，真算你错了，算你走了差路了，拿着古人当了神，这不是拿着棒槌当了针么，岂不可笑么。且人生在世，头顶天脚踏地，吃五谷百果，穿绸缎麻苧，当想这些恩典，是从何处来的呢，是从天老爷来的，天老爷就是天主，因天主从无中造了天地神人万物，天地万物，都是从天主来的，天主是天地万物神人的根原，所以当恭敬他，报他的恩，他有赏善罚恶的权柄，人生在世有善有恶，他能加福给你，他能加祸于你，人死后，他又能赏人升天堂，或是罚人下地狱，所以人该当怕他，该当爱他，又该当恭敬他，因为他是造天地万物的真主，万物的根原，生死祸福都由他掌管，这样的真神，你还不恭敬他么，你若不恭敬天主，去恭敬别的，真算你走了错路，真算你弃本忘源了，这是多么糊涂呢。